

天之邪氣，感則害人五臟，八風之中，人之高者也；水穀之寒熱，感則害人六腑，謂水穀入胃，其精氣上注於肺，濁溜於腸胃，飲食不節而病者也；地之濕氣，感則害人皮膚筋脈，必從足始者也。《內經》說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，及論形氣兩虛，即不及天地之邪，乃知脾胃不足，為百病之始，有餘不足，世醫不能辨之者，蓋已久矣。往者，遭壬辰之變，五六十日之間，為飲食勞倦所傷而歿者，將百萬人，皆謂由傷寒而歿，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一論，而後知世醫之誤。學術不明，誤人乃如此，可不大哀耶！明之既著論矣，且懼俗蔽不可以猝悟也，故又著《脾胃論》叮嚀之。上發二書之微，下祛千載之惑，此書果行，壬辰藥禍，當無從而作。仁人之言，其意博哉！

己酉七月望日遺山元好問序

脾胃論卷上 金元李東垣

脾胃虛實傳變論

《五臟別論》云：胃、大腸、小腸、三焦、膀胱，此五者，天氣之所生也。其氣象天，故瀉而不藏，此受五臟濁氣，名曰傳化之府，此不能久留，輸瀉者也。所謂五臟者，藏精氣而不瀉也，故滿而不能實；六腑者，傳化物而不藏，故實而不能滿。所以然者，水穀入口，則胃實而腸虛，食下，則腸實而胃虛，故曰實而不滿，滿而不實也。《陰陽應象大論》云：穀氣通於脾。六經為川，腸胃為海，九竅為水注之氣。九竅者，五臟主之。五臟皆得胃氣，乃能通利。《通評虛實論》云：頭痛耳鳴，九竅不利，腸胃之所生也。胃氣一虛，耳目口鼻，俱為之病。《經脈別論》云：食氣入胃，散精於肝，淫氣於筋。食氣入胃，濁氣歸心，淫精於脈。脈氣流經，經氣歸於肺，肺朝百脈，輸精於皮毛。毛脈合精，行氣於腑，腑精神明，留於四臟。氣歸於權衡，權衡以平，氣口成寸，以決死生。飲入於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於脾。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，五經並行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，揆度以為常也。又云：

陰之所和，本在五味；陰之五官，傷在五味。至於五味，口嗜而欲食之，必自裁製，勿使過焉，過則傷其正也。謹和五味，骨正筋柔，氣血以流，腠理以密，如是則骨氣以精，謹道如法，長有天命。《平人氣象論》云：人以水穀為本，故人絕水穀則死，脈無胃氣亦死。所謂無胃氣者，非肝不弦，腎不石也。歷觀諸篇而參考之，則元氣之充足，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，而後能滋養元氣；若胃氣之本弱，飲食自倍，則脾胃之氣既傷，而元氣亦不能充，而諸病之所由生也。《內經》之旨，皎如日星，猶恐後人有所未達，故《靈樞經》中複申其說。經云：水穀入口，其味有五，各注其海，津液各走其道。胃者，水穀之海，其輪上在氣街，下至三裡。

水穀之海有餘，則腹滿；水穀之海不足，則飢不受穀食。人之所受水穀之穀也；穀之所注者，胃也。胃者，水穀氣血之海也。海之所行雲氣者，天下也。胃之所出氣血者，經隧也。經隧者，五臟六腑之大絡也。又云：五穀入於胃也，其糟粕、津液、宗氣，分為三隧。故宗氣積於胸中，出於喉嚨，以貫心肺，而行呼吸焉。榮氣者，泌其津液，注之於脈，化而為血，以榮四末，內注五臟六腑，以應刻數焉。衛者，出其悍氣之疾，而行於四末分肉、皮膚之間，而不休者也。又云：中焦之所出，亦並胃中，出上焦之後，此所受氣者，泌糟粕，蒸津液，化為精微，上注於肺脈，乃化而為血，以奉生身，莫貴於此。聖人諄複其辭而不憚其煩者，仁天下後世之心亦倦倦矣。故夫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脾胃乃傷。此因喜怒憂恐，損耗元氣，資助心火。火與元氣不兩立，火勝則乘其土位，此所以病也。《調經篇》云：病生陰者，得之飲食居處，陰陽喜怒。又云：陰虛則內熱，有所勞倦，形氣衰少，穀氣不盛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氣熱，熱氣熏胸中，故為內熱。脾胃一傷，五臟互作，其始病遍身壯熱，頭痛目眩，肢體沉重，四肢不收，怠惰嗜臥，為熱所傷，元氣不能運用，故四肢困怠如此。聖人著之於經，謂人以胃土為本，成文演義，互相發明，不一而止，粗工不解讀，妄意使用，本以活人，反以害人。

淨，則志意治，順之則陽氣固，雖有賊邪，弗能害也，此因時之序。

金元 李東垣 著



中華醫書局
印行

如肺氣短促，或不足者，加人參、白芍藥。中焦用白芍藥，則脾中升陽，使肝膽之邪不敢犯也。腹中窄狹及縮急者，去之，及諸酸澀藥亦不可用。

腹中痛者，加甘草、白芍藥，稼穡作甘，甘者已也；曲直作酸，酸者甲也。甲已化土，此仲景妙法也。腹痛兼發熱，加黃芩；惡寒或腹中覺寒，加桂。

急情嗜臥，有濕，胃虛不能食，或沉困，或泄瀉，加蒼朮；自汗，加白朮。

小便不利，加茯苓，渴亦加之。

氣弱者，加白茯苓、人參；氣盛者，加赤茯苓、縮砂仁；氣複不能轉運，有熱者，微加黃連；心煩亂亦加之。

小便少者，加豬苓、澤瀉；汗多津液竭於上，勿加之。是津液還入胃中，欲自行也。不渴而小便閉塞不通，加炒黃柏、知母。

小便澀者，加炒滑石；小便淋澀者，加澤瀉。且五苓散治渴而小便不利，無惡寒者，不得用桂。

不渴而小便自利，妄見妄聞，乃瘀血証，用炒黃柏、知母，以除腎中燥熱。

竅不利而淋，加澤瀉、炒滑石。只治竅不利者，六一散中加木通亦可。心臟熱者，用錢氏方中導赤散。

中滿或但腹脹者，加濃朴；氣不順，加橘皮；氣滯，加青皮一、橘皮三。

氣短小便利者，四君子湯中去茯苓，加黃以補之；如腹中氣不轉者，更加甘草一半。

也，血虛則裡急；或血氣虛弱而目睛痛者，皆加當歸身。

頭痛者，加川芎；苦頭痛，加細辛，此少陰頭痛也。

發脫落及臍下痛，加熟地黃。

予平昔調理脾胃虛弱，於此五藥中加減，如五臟証中互顯一二証，各對証加藥，無不驗，然終不能使人完複，後或有因而再至者，亦由督、任、沖三脈為邪，皆胃氣虛弱之所致也。法雖依証加減，執方料病，不依《素問》法度耳，是以檢討《素問》《難經》及《黃帝

針經》中說脾胃不足之源，乃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當從六氣不足，升降浮沉法，隨証用藥治之。蓋脾胃不足，不同餘臟，無定體故也。其治肝、心、肺、腎，有餘不足，或補或瀉，惟益脾胃之藥為切。

經云：至而不至，是為不及，所勝妄行，所生受病，所不勝乘之也。至而不至者，謂從後來者為虛邪，心與小腸來乘脾胃也。脾胃脈中見浮大而弦，其病或煩躁悶亂，或四肢發熱，或口乾舌乾咽乾。蓋心主火，小腸主熱，火熱來乘土位，乃濕熱相合，故煩躁悶亂也。

四肢者，脾胃也，火乘之，故四肢發熱也。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以致脾胃虛弱，乃血所生病，主口中津液不行，故口乾咽乾也。病患自以為渴，醫者治以五苓散，謂止渴燥，而反加渴燥，乃重竭津液，以至危亡。經云：虛則補其母。當於心與小腸中以補脾胃之根蒂者。甘溫之藥為主，以苦寒之藥為之使，以酸味為之臣佐。以其心苦緩，急食酸以收之。心火旺則肺金受邪，金虛則以酸補之，次以甘溫及甘寒之劑，於脾胃中瀉心火之亢盛，是治其本也。

所勝妄行者，言心火旺能令母實，母者，肝木也，肝木旺則挾火勢，無所畏懼而妄行也，故脾胃先受之。或身體沉重，走疰疼痛，蓋濕熱相搏，而風熱鬱而不得伸，附著於有形也。或多怒者，風熱下陷於地中也。或目病而生內障者，脾裏血，胃主血，心主脈，脈者，血之腑也，或雲心主血，又雲肝主血，肝之竅開於目也。或妄見妄聞，起妄心，夜夢亡人，四肢滿閉，轉筋，皆肝木火盛而為邪也。

或生痿，或生痺，或生厥，或中風，或生惡瘡，或作腎痿，或為上熱下寒，為邪不一，皆風熱不得升長，而木火過於有形中也。所生受病者，言肺受土火木之邪，而清肅之氣傷。或胸滿少氣短氣者，肺主諸氣，五臟之氣皆不足，而陽道不行也。或咳嗽寒熱者，濕熱乘其內也。

所不勝乘之者，水乘木之妄行而反來侮土，故腎入心為汗，入肝為泣，入脾為涎，入肺為痰。為嗽、為涕、為嚏，為水出鼻也。一說，下元土盛克水，致督、任、沖三脈盛，火旺煎熱，冷水沸騰，而乘脾肺，故痰涎唾出於口也。下行為陰汗，為外腎冷，為足不任身，為腳下隱痛。或水附木勢而上為眼澀，為眵，為冷淚，此皆由肺金

故聖人傳精神，服天氣，而通神明。失之內閉九竅，外壅肌肉，衝氣散解。此謂自傷，氣之削也。陽氣者，煩勞則張，精絕，辟積於夏，使人煎厥。目盲耳聞，潰潰乎若壞都。故蒼天之氣貴清淨，陽氣惡煩勞，病從脾胃生者一也。《五常政大論》云：陰精所奉其人壽，陽精所降其人夭。陰精所奉，謂脾胃既和，穀氣上升，春夏令行，故其人壽。陽精所降，謂脾胃不和，穀氣下流，收藏令行，故其人夭，病從脾胃生者二也。《六節臟象論》云：脾、胃、大腸、小腸、三焦、膀胱者，倉廩之本，榮之居也。名曰器，能化糟粕，轉味而入出者也。其華在唇四白，其充在肌，其味甘，其色黃。此至陰之類，通於土氣，凡十一臟，皆取決於膽也。膽者，少陽春生之氣，春氣升則萬化安。故膽氣春升，則餘臟從之；膽氣不升，則飧泄氣，不一而起矣。病從脾胃生者三也。經云：天食人以五氣，地食人以五味。五氣入鼻，藏於心肺，上使五色修明，音聲能彰；五味入口，藏於腸胃，味有所藏，以養五氣，氣和而生，津液相成，神乃自生。此謂之氣者，上焦開發，宣五穀味，熏膚充身澤毛，若霧露之溉。氣或乖錯，人何以生，病從脾胃生者四也。豈特四者，至於經論天地之邪氣，感則害人五臟六腑，及形氣俱虛，乃受外邪，不因虛邪，賊邪不能獨傷人，諸病從脾胃而生明矣。聖人旨意，重見疊出，詳盡如此，且垂戒雲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飲食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由是言之，飲食起居之際，可不慎哉。

臟氣法時升降浮沉補瀉圖說

臟氣法時升降浮沉補瀉圖說（缺）

五行相生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循環無端，惟脾無正行，於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，以生四臟。四季者，辰、戌、丑、未是也。人身形以應九野，左足主立春，丑位是也；左手主立夏，辰位是也；右手主立秋，未位是也；右足主立冬，戌位是也。戌濕，其本氣平，其兼氣溫、涼、寒、熱，在人以胃應之；己土，其本味咸，其兼味辛、甘、酸、苦，在人以脾應之。脾胃兼化，其病治之，各從其宜，不可定體；肝肺之病，在水火之間，順逆傳變不同，溫涼不定，當

求責耳。

脾胃勝衰論

胃中元氣盛，則能食而不傷，過時而不飢。脾胃俱旺，則能食而肥；脾胃俱虛，則不能食而瘦。或少食而肥，雖肥而四肢不舉，蓋脾實而邪氣盛也。又有善食而瘦者，胃伏火邪於氣分，則能食，脾虛則肌肉削，即食亦也。叔和云：多食亦肌虛，此之謂也。

夫飲食不節則胃病，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，有時而顛火上行，獨燎其面，《黃帝針經》云：面熱者，足陽明病。胃既病，則脾無所稟受，脾為死陰，不主時也，故亦從而病焉。形體勞役則脾病，脾病則急情嗜臥，四肢不收，大便泄瀉；脾既病，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，故亦從而病焉。

大抵脾胃虛弱，陽氣不能生長，是春夏之令不行，五臟之氣不生。脾病則下流乘腎，土克水，則骨之無力，是為骨蝕，令人骨髓空虛，足不能履地，是陰氣重疊，此陰盛陽虛之証。大法雲，汗之則愈，下之則死。若用辛甘之藥滋胃，當升當浮，使生長之氣旺。言其汗者，非正發汗也，為助陽也。

夫胃病其脈緩，脾病其脈遲，且其人當臍有動氣，按之牢若痛，若火乘上位，其脈洪緩，更有身熱心中不便之証。此陽氣衰弱，不能生發，不當於五臟中用藥法治之，當從《臟氣法時論》中升降浮沉補瀉法用藥耳。

如脈緩，病急情嗜臥，四肢不收，或大便泄瀉，此濕勝，從平胃散。若脈弦，氣弱自汗，四肢發熱，或大便泄瀉，或皮毛枯槁，發脫落，從黃建中湯。脈虛而血弱，於四物湯中摘一味或二味，以本顯証中加之。或真氣虛弱，及氣短脈弱，從四君子湯。或渴，或小便閉澀，赤黃多少，從五苓散去桂，摘一二味加正藥中。

以上五藥，當於本証中隨所兼見証加減。假令表虛自汗，春夏，加黃；秋冬，加桂。

不轉者，勿加。雖氣不轉，而脾胃中氣不和者，勿去，但加濃朴以破滯氣，然亦不可多用，於甘草五分中加一分可也。腹中奔悶，此非腹脹，乃散而不收，可加芍藥收之。

針經》中說脾胃不足之源，乃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當從六氣不足，升降浮沉法，隨証用藥治之。蓋脾胃不足，不同餘臟，無定體故也。其治肝、心、肺、腎，有餘不足，或補或瀉，惟益脾胃之藥為切。

經云：至而不至，是為不及，所勝妄行，所生受病，所不勝乘之也。至而不至者，謂從後來者為虛邪，心與小腸來乘脾胃也。脾胃脈中見浮大而弦，其病或煩躁悶亂，或四肢發熱，或口乾舌乾咽乾。蓋心主火，小腸主熱，火熱來乘土位，乃濕熱相合，故煩躁悶亂也。四肢者，脾胃也，火乘之，故四肢發熱也。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以致脾胃虛弱，乃血所生病，主口中津液不行，故口乾咽乾也。病患自以為渴，醫者治以五苓散，謂止渴燥，而反加渴燥，乃重竭津液，以至危亡。經云：虛則補其母。當於心與小腸中以補脾胃之根蒂者。甘溫之藥為主，以苦寒之藥為之使，以酸味為之臣佐。以其心苦緩，急食酸以收之。心火旺則肺金受邪，金虛則以酸補之，次以甘溫及甘寒之劑，於脾胃中瀉心火之亢盛，是治其本也。

所勝妄行者，言心火旺能令母實，母者，肝木也，肝木旺則挾火勢，無所畏懼而妄行也，故脾胃先受之。或身體沉重，走疰疼痛，蓋濕熱相搏，而風熱鬱而不得伸，附著於有形也。或多怒者，風熱下陷於地中也。或目病而生內障者，脾裏血，胃主血，心主脈，脈者，血之腑也，或雲心主血，又雲肝主血，肝之竅開於目也。或妄見妄聞，起妄心，夜夢亡人，四肢滿閉，轉筋，皆肝木火盛而為邪也。或生痿，或生痺，或生厥，或中風，或生惡瘡，或作腎痿，或為上熱下寒，為邪不一，皆風熱不得升長，而木火過於有形中也。所生受病者，言肺受土火木之邪，而清肅之氣傷。或胸滿少氣短氣者，肺主諸氣，五臟之氣皆不足，而陽道不行也。或咳嗽寒熱者，濕熱乘其內也。

石膏（少許，長夏微用，過時去之，從權）
上件咀，每且三錢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大溫服，早飯後、午飯前，間日服。服藥之時，宜減食，宜美食。服藥訖，忌語話一二時辰許，及酒、濕面、大料物之類，恐大濕熱之物，複助火邪而愈損元氣也。亦忌冷水及寒涼淡滲之物及諸果，恐陽氣不能生旺也。宜溫食及薄滋味，以助陽氣。大抵此法此藥，欲令陽氣升浮耳，若滲泄淡味，皆為滋陰之味，為大禁也。雖然，亦有從權而用之者。如見腎火旺及督、任、沖三脈盛，則用黃柏、知母、酒洗訖，火炒製加之，若分兩則臨病斟酌，不可久服，恐助陰陰而為害也。小便亦或澀，當利之，大便澀，當行之，此亦從權也，得利，則勿再服。此雖立食禁法，若可食之物，一切禁之，則胃氣失所養也，亦當從權而食之，以滋胃也。

附：……夫飲食入胃，陽氣上行，津液與氣，入於心，貫於肺，充實皮毛，散於百脈。脾稟氣於胃，而灌溉四旁，營養氣血者也。今飲食損胃，勞倦傷脾，脾胃虛則火邪乘之，而生大熱，當先於心分補脾之源，蓋土生於火，兼於脾胃中瀉火之亢甚是先治其標，後治其本也。

且濕熱相合，陽氣日以虛，陽氣虛則不能上升，而脾胃之氣下流，並於腎肝，是有秋冬而無春夏。春主升，夏主浮，在人則肝心應之。弱則陰氣盛，故陽氣不得經營。經云：陽本根於陰，惟瀉陰中之火，味薄風藥，升發以伸陽氣，則陰氣不病，陽氣生矣。傳云：履端於始，序則不愆，正謂此也。

《四氣調神大論》云：天明則日月不明，邪害空竅，陽氣者閉塞，地氣者冒明，雲霧不精，則上應白露不下，在人則緣胃虛，以火乘之。脾為勞倦所傷，勞則氣耗，而心火熾動，血脈沸騰，則血病，而陽氣不治，陰火乃獨炎上，而走於空竅，以至燎於周身，反用熱藥以燥脾胃，則謬之謬也。

胃乃脾之剛，脾乃胃之柔，表裡之謂也。飲食不節，則胃先病，脾無所稟而後病；勞倦則脾先病，不能為胃行氣而後病。其所生病之先後雖異，所受邪則一也。胃為十二經之海，十二經皆稟血氣，滋

之虛而寡於畏也。

夫脾胃不足，皆為血病，是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故九竅不通。諸陽氣根於陰血中，陰血受火邪則陰盛，陰盛則上乘陽分，而陽道不行，無生發升騰之氣也。夫陽氣走空竅者也，陰氣附形質者也，如陰氣附於土，陽氣升於天，則各安其分也。今所立方中，有辛甘溫藥者，非獨用也；複有甘苦大寒之劑，亦非獨用也。以火、酒二製為之使，引苦甘寒藥至頂，而複入於腎肝之下，此所謂升降浮沉之道，自耦而奇，奇而至耦者也。（陽分奇，陰分偶。）瀉陰火以諸風藥，升發陽氣以滋肝膽之用，是令陽氣生，上出於陰分，末用辛甘溫藥接其升藥，使大發散於陽分，而令走九竅也。

經云：食入於胃，散精於肝，淫氣於筋。食入於胃，濁氣歸心，淫精於脈，脈氣流經，經氣歸於肺，肺朝百脈，輸精於皮毛，毛脈合精，行氣於腑。且飲食入胃，先行陽道，而陽氣升浮也。浮者，陽氣散滿皮毛；升者，充塞頭頂，則九竅通利也。若飲食不節，損其胃氣，不能克化，散於肝，歸於心，溢於肺，食入則昏冒欲睡，得臥則食在一邊，氣暫得舒，是知升發之氣不行者此也。經云：飲入於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於脾，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。

病患飲入胃，遽覺至臍下，便欲小便，由精氣不輸於脾，不歸於肺，則心火上攻，使口燥咽乾，是陰氣大盛，其理甚易知也。況脾胃病則當臍有動氣，按之牢若痛，有是者乃脾胃虛，無是則非也，亦可作明辨矣。

脾胃不足，是火不能生土，而反抗拒，此至而不至，是為不及也。白朮（君），人參（臣），甘草（佐），芍藥（佐），黃連（使），黃（臣），桑白皮（佐）。

諸風藥皆是風能勝濕也，及諸甘溫藥亦可。

心火亢盛，乘於脾胃之位，亦至而不至，是為不及也。黃連（君），黃柏（臣），生地黃（臣），芍藥（佐），石膏（佐），知母（佐），黃芩（佐），甘草（佐）。

肝木妄行，胸脅痛，口苦舌乾，往來寒熱而嘔，多怒，四肢滿悶，

養於身，脾受胃之稟，行其氣血也。脾胃既虛，十二經之邪，不一而出。假令不能食而肌肉削，乃本病也。其右關脈緩而弱，本脈也。而本部本証脈中兼見弦脈，或見四肢滿悶，淋瀝便難，轉筋一二証，此肝之脾胃病也。當於本經藥中，加風藥以瀉之。本部本証脈中兼見洪大，或見肌熱，煩熱，面赤而不能食，肌內消一二証，此心之脾胃病也。當於本經藥中，加瀉心火之藥。本部本証脈中兼見浮澀，或見氣短、氣上，喘咳、痰盛，皮澀一二証，此肺之脾胃病也。當於本經藥中，兼瀉肺之體，及補氣之藥。本部本証脈中兼見沉細，或見善惡欠之証，此腎之脾胃病也，當於本經藥中，加瀉腎水之浮，及瀉陰火伏熾之藥。

經云：病有逆從，治有反正，除四反治法，不須論之。其下云：惟有陽明、厥陰，不從標本，從乎中也。其注者，以陽明在上，中見太陰，厥陰在上，中見少陽為說，予獨謂不然，此中，非中外之中也，亦非上中之中也，乃不定之辭，蓋欲人臨病消息，酌中用藥耳，以手足陽明、厥陰者，中氣也，在卯酉之分，天地之門戶也。春分、秋分，以分陰陽也，中有水火之異者也，況手厥陰為十二經之領袖，主生化之源；足陽明為十二經之海，主經營之氣，諸經皆稟之。言陽明、厥陰與何經相並而為病，酌中以用藥，如權之在衡，在兩，則有在兩之中；在斤，則有在斤之中也。所以言此者，發明脾胃之病，不可一例而推之，不可一途而取之，欲人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，毫厘之失，則災害立生。假如時在長夏，於長夏之令中立方，謂正當主氣衰而客氣旺之時也，後之處方者，當從此法，加時令藥，名曰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。

肺之脾胃虛論

脾胃之虛，怠惰嗜臥，四肢不收，時值秋燥令行，濕熱少退，體重節痛，口苦舌乾，食無味，大便不調，小便頻數，不嗜食，食不消。兼見肺病，漚漸惡寒，慘慘不樂，面色惡而不和，乃陽氣不伸故也。當升陽益胃，名之曰升陽益胃湯。

升陽益胃湯
黃耆（二兩）半夏（湯洗，此一味脈澀者宜用）人參（去蘆）甘草

淋瀝便難，轉筋，腹中急痛，此所不勝乘之也。

羌活（佐），防風（臣），升麻（使），柴胡（君），獨活（佐），芍藥（臣），甘草（臣），白朮（佐），茯苓（佐），豬苓、澤瀉（佐），肉桂（臣），本、川芎、細辛、蔓荊子、白芷、石膏、黃柏（佐），知母、滑石。

肺金受邪，由脾胃虛弱，不能生肺，乃所生受病也。故咳嗽氣短、氣上，皮毛不能御寒，精神少而渴，情慘慘而不樂，皆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是體有餘而用不足也。

人參（君），白朮（佐），白芍藥（佐），橘皮（臣），青皮（以破滯氣），黃耆（臣），桂枝（佐），桔梗（引用），桑白皮（佐），甘草（諸酸之藥皆可），木香（佐），檳榔、五味子（佐，此三味除客氣）。

腎水反來侮土，所勝者妄行也。作涎及清涕，唾多，溺多，而惡寒者是也。土火複之，及三脈為邪，則足不任身，足下痛，不能踐地，骨之無力，喜睡，兩丸冷，腹陰陰而痛，妄聞妄見，腰脊背胛皆痛。乾薑（君），白朮（臣），蒼朮（佐），附子（佐炮，少許），肉桂（佐去皮，少許），川烏頭（臣），茯苓（佐），澤瀉（使），豬苓（佐）。

夫飲食入胃，陽氣上行，津液與氣，入於心，貫於肺，充實皮毛，散於百脈。脾稟氣於胃，而灌溉四旁，營養氣血者也。今飲食損胃，勞倦傷脾，脾胃虛則火邪乘之，而生大熱，當先於心分補脾之源，蓋土生於火，兼於脾胃中瀉火之亢甚，主生化之源；足陽明為十二經之海，主經營之氣，諸經皆稟之。言陽明、厥陰與何經相並而為病，酌中以用藥，如權之在衡，在兩則有在兩之中，在斤則有在斤之中也。所以言此者，發明脾胃之病，不可一例而推之，不可一途而取之，欲人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，毫厘之失，則災害立生。假如時在長夏，於長夏之令中立方，謂正當主氣衰而客氣旺之時也，後之處方者，當從此法加時令藥，名曰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。

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

柴胡（一兩五錢）甘草（炙）黃耆（臣）蒼朮（泔浸，去黑皮，切作片子，日曝乾，銼碎炒）羌活（以上各一兩）升麻（八錢）人參（臣）黃芩（以上各七錢）黃連（去須，酒製，五錢炒，為臣為佐）

便軟或泄者，加桔梗，食後服之。此藥若誤用，則其害非細，用者當斟酌，旋旋加之。如食少者，不可用石膏。石膏善能去脈數疾，病退脈數不退者，不可治也。如不大渴，亦不可用。如脈弦而數者，此陰氣也，風藥升陽以發火鬱，則脈數峻退矣。以上五法，加減未盡，特以明大概耳。

如噤痛領腫，脈洪大，面赤者，如耳鳴目黃，頰領腫，頸、肩、肘、臂外後廉痛，面赤，脈洪大者，以羌活、防風、甘草、本，通其經血，加黃芩、黃連消其腫，以人參、黃耆益其元氣而瀉其火邪；如脈緊者，寒也，或面白善噎，或面色惡，皆寒也，亦加羌活等四味，當瀉足太陽，不用連、芩，少加附子以通其脈；面色惡，多悲恐者，更加桂、附。

《脈經》云：風寒汗出，肩背痛，中風，小便數而欠者，風熱乘其肺，使肺氣鬱甚也，當瀉風熱，以通氣防風湯主之。

如便白膿，少有滑，頻見汗衣者，氣脫，加附子皮，甚則加米穀；如氣澀者，只以甘藥補氣，當安臥不語，以養其氣。

柴胡升麻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羌活防風橘皮人參甘草（以上各五分）本（三分青皮白豆蔻仁黃柏（以上各二分）

凡治病服藥，必知時禁、經禁、病禁、藥禁。夫時禁者，必本四時升降之理，汗、下、吐、利之宜。大法春宜吐，象萬物之發生，耕耨科斫，使陽氣之鬱者易達也。夏宜汗，象萬物之浮而有餘也。秋宜下，象萬物之收成，推陳致新，而使陽氣易收也。冬周密，象萬物之閉藏，使陽氣不動也。經云：夫四時陰陽者，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，逆其根，伐其本，壞其真矣。又云：用溫遠溫，用熱遠熱，用涼遠涼，用寒遠寒，無翼其勝也。故冬不用白虎，夏不用青龍，春夏不服桂枝，秋冬不服麻黃，不失氣宜。如春夏而下，秋冬而汗，是失天信，伐天和也。有病則從權，過則更之。

羌活勝濕湯
羌活獨活（以上各一錢）甘草（炙）本防風（以上各五分）蔓荊子（三分）川芎（二分）

經禁者，足太陽膀胱經為諸陽之首，行於背、表之表，風寒所傷則宜汗，傳入本則宜利小便；若下之太早，必變証百出，此一禁也。足陽明胃經，行身之前，主腹滿脹，大便難，宜下之，蓋陽明化燥火，津液不能停，禁發汗、利小便，為重損津液，此二禁也。足少陽膽經，行身之側，在太陽、陽明之間，病則往來寒熱，口苦胸脅痛，只宜和解；且膽者，無出無入，又主發生之氣，下則犯太陽，汗則犯陽明，利小便則使生發之氣反陷入陰中，此三禁也。三陰非胃實不當下，為三陰無傳，本須胃實得下也。分經用藥，有所據焉。

如身重，腰沉沉然，乃經中有濕熱也，更加黃柏一錢，附子半錢，蒼朮二錢。

諸淡食及淡味之藥，瀉升發以助收斂也；諸苦藥皆沉，瀉陽氣之散浮；諸姜、附、官桂辛熱之藥，及濕面、酒、大料物之類，助火而瀉元氣；生冷、硬物損陽氣，皆所當禁也。如陰火欲衰而退，以三

如腿腳沉重無力者，加酒洗漢如臥而多驚，小便淋洩者，邪合病也如大便後有白膿，或只便白膿者，因勞役氣虛，傷大腸也，以黃耆人參湯補之；如裡急頻見者，血虛也，更加當歸。

如皮毛肌肉之不伸，無大熱，不能食而渴者，加葛根五錢；燥熱及胃氣上沖，為衝脈所逆，或作逆氣而裡急者，加炒黃柏、知母；覺胸中熱而不渴，加炒黃芩；如胸中結滯氣澀，或有熱病者，亦各加之。如食少而小便少者，津液不足也，勿利之，益氣補胃自行矣。

如肺少許。

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（炙，以上各一兩）防風（以其秋旺，故以辛溫瀉之）白芍藥羌活獨活（以上各五錢）橘皮（連瓢，四錢）茯苓（小便利、不渴者勿用）澤瀉（不淋勿用）柴胡白朮（以上各三錢）黃連（二錢）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何故秋旺用人參、白朮、芍藥之類反補肺，為脾胃虛則肺最受病，故因時而補，易為力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上咀。每服三錢，生薑五片，棗二枚，去核，水一盞，同煎至二盞，去渣，溫服，早飯、午飯之間服之。禁忌如前。其藥漸加至五錢止。服藥後，如小便罷而病加增劇，是不宜利小便，當少去茯苓、澤瀉。若喜食，初一二日不可飽食，恐胃再傷，以藥力尚少，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。須薄滋味之食，或美食，助其藥力，益升浮之氣，而滋其胃氣也，慎不可淡食，以損藥力，而助邪氣之降沉也。可以小役形體，使胃與藥得轉運升發，慎勿大勞役，使複傷。若脾胃得安靜尤佳。若胃氣少覺強壯，少食果，以助穀藥之力。經云：五穀為養，五果為助者也。

如心下痞悶者，加黃連一、黃芩三，減諸甘藥；不能食，心下軟而痞者，甘草瀉心湯則愈（痞有九種，治有仲景湯五方瀉心湯）。

君臣佐使法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《至真要大論》云：有毒無毒，所治為主。主病者為君，佐君者為臣，應臣者為使。一法，力大者為君。凡藥之所用，皆以氣味為主，補瀉在味，隨時換氣。氣薄者，為陽中之陰，氣濃者，為陽中之陽；味薄者，為陰中之陽，味濃者，為陰中之陰。辛、甘、淡中熱者，為陽中之陽，辛、甘、淡中寒者，為陽中之陰；酸、苦咸之寒者，為陰中之陰，酸、苦、鹹之熱者，為陰中之陽。夫辛、甘、淡、酸、苦、鹹，乃味之陰陽，又為地之陰陽也；溫、涼、寒、熱，乃氣之陰陽，又為天之陰陽也。氣味生成，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。一物之內，氣味兼有，一藥之中，理性具焉，主對治療，由是而出。假令治表實，麻黃、葛根；表虛，桂枝、黃耆。裡實，枳實、大黃；裡虛，人參、芍藥。熱者，黃芩、黃連；寒者，乾薑、附子。君藥，分兩最多，臣藥次之，使藥又次之，不可令臣過於君，君臣有序，相與宣攝，則可以御邪除病矣。如《傷寒論》云：陽脈澀，陰脈弦，法當腹中急痛。以芍藥之酸，於土中瀉木為君；飴糖、炙甘草甘溫補脾養胃為臣。水挾木勢亦來侮土，故脈弦而腹痛，肉桂大辛熱，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如喘而小便不利者，加苦葶藶（小便不利者加之，小便利為禁藥也）。如氣短氣弱而腹微滿者，不去人參，去甘草，加濃朴，然不若苦味泄之，而不令大便行如腹微滿而氣不轉加之。

飢，足痿，足不能行，行善，腳下痛。虛則腹滿腸鳴，飧泄食不化血者。《經脈別論》：「食氣入胃，散精於肝，淫氣於筋。食氣入胃，濁氣歸心，淫精於脈。脈。氣歸於權衡，權衡以平，氣口成寸，以決死生。飲入於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於脾，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，五經並行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，揆度以為常也。」

《五常政大論》：「有太過不及，太過者，薄所不勝，乘所勝也。不及者，至而不至，是為不及，所勝妄行，所生受病，所不勝者乘之也。」

仲景云：「人受氣於水穀以養神，水穀盡而神去，故云安穀則昌，絕穀則亡。水去則營散，穀消則衛亡，營散衛亡，神無所依。又云：水入於經，其血乃成，穀入於胃，脈道乃行。故血不可不養，衛不可不溫，血溫衛和，營衛乃行，得盡天年。」

脾胃論

金元 李杲

氣運衰旺圖說

天地互為體用四說察病神機濕、胃、化；熱、小腸、長；風、膽、生，皆陷下不足，先補則：黃耆、人參、甘草、當歸身、柴胡、升麻，乃辛甘發散，以助春夏生長之用也。

土、脾、形；火、心、神；木、肝、血；皆大盛，上乘生長之氣，後瀉則：甘草梢子之甘寒，瀉火形於肺，逆於胸中，傷氣者也。黃芩之苦寒，以泄胸中之熱，喘氣上奔者也。紅花以破惡血，已用黃芩大補腎水，益肺之氣，瀉血中火燥者也。

寒，膀胱，藏氣，燥，大腸，收氣皆大旺，後瀉則：黃耆之甘溫，止自汗，實表虛，使不受寒邪。當歸之辛溫，能潤燥，更加桃仁以通幽門閉塞，利其陰路，除大便之難燥者也。

水、腎、精；金、肺、氣；皆虛衰不足，先補則：黃柏之苦寒，降濕熱為痿，乘於腎，救足膝無力，亦除陰汗、陰痿，而益精。其草梢子、黃芩補肺氣，泄陰火之下行，肺苦氣上逆，急食苦以泄之也。此初受熱中常治之法也，非權也。權者，臨病製宜之謂也。常道，病則反常矣。春夏，乃天之用也，是地之體也。秋冬，乃天之體也，

是地之用也。此天地之常道，既病反常也。自不聞其音，語聲清響如鐘。春夏地之體，人亦應之，食罷，皮肉筋骨血脈皆滑利，屈伸柔和，而骨剛力盛，用力不乏。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古之至人，窮於陰陽之化，究乎生死之際，所著《內外經》，悉言人以胃氣為本。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，所謂清氣、營氣、運氣、衛氣，春升之氣本，皆胃氣之別稱也。夫胃為水穀之海，飲食入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於脾；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；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；水精四布，五經並行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，揆度以為常也。若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則脾胃乃傷。喜、怒、憂、恐，損耗元氣。既脾胃氣衰，元氣不足，而心火獨盛。心火者，陰火也。起於下焦，其系系於心。心不主令，相火代之。相火，下焦胞絡之火，元氣之賊也。火與元氣不兩立，一勝則一負。脾胃氣虛，則下流於腎，陰火得以乘其土位，故脾証始得，則氣高而喘，身熱而煩，其脈洪大而頭痛，或渴不止，其皮膚不任風寒，而生寒熱。蓋陰火上沖，則氣高喘而煩熱，為頭痛，為渴，而脈洪。脾胃之氣下流，使穀氣不得升浮，是春生之令不行，則無陽以護其營衛，則不任風寒，乃生寒熱，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。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証，頗同而實異，內傷脾胃，乃傷其氣，外感風寒，乃傷其形；傷其外為有餘，有餘者瀉之，傷其內為不足，不足者補之。內傷不足之病，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，而反瀉之，則虛其虛也。實實虛虛，如此死者，醫殺之耳！然則奈何？惟當以辛甘溫之劑，補其中而升其陽，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矣。經曰：勞者溫之，損者溫之。又云：溫能除大熱，大忌苦寒之藥，損其脾胃。脾胃之証，始得則熱中，今立治始得之証。黃耆（病甚，勞役熱者一錢）甘草（以上各五分，炙）人參（去節，三分，有嗽去之。）以上當歸身（三分，酒焙乾，或日乾，以和血脈）橘皮（不去白，

焦元氣未盛，必口淡淡，如咸物亦所當禁。

藥禁者，如胃氣不行，內亡津液而乾涸，求湯飲以自救，非渴也，乃口乾也，非溫勝也，乃血病也。當以辛酸益之，而淡滲五苓之類，則所當禁也。汗多禁利小便，小便多禁發汗。咽痛禁發汗利小便，若大便快利，不得更利。大便秘澀，以當歸、桃仁、麻子仁、鬱李仁、皂角仁，和血潤腸，如燥藥則所當禁者。吐多不得複吐；如吐而大便虛輒者，此土氣壅滯，以姜、橘之屬宣之；吐而大便不通，則利大便，上藥則所當禁也。諸病忌瘡，及小兒後，大便實者，亦當下之，而姜、橘之類，則所當禁也。又如脈弦而服平胃散，脈緩而服黃耆建中湯，乃實實虛虛，皆所當禁也。人稟天之濕化而生胃也，胃之與濕，其名雖二，其實一也。濕能滋養於胃，胃濕有餘，亦當瀉濕之太過也。胃之不足，惟濕物能滋養。仲景云：「胃勝思湯餅，而胃虛食湯餅者，往往增劇，濕能助火，火旺鬱而不通主大熱。初病火旺不可食，以助火也。察其時，辨其經，審其病，而後用藥，四者不失其宜，則善矣。」

《內經》、仲景所說脾胃著議處方已詳矣，然恐或者不知其源，而無所考據，複以《黃帝內經》、仲景所說脾胃者列於下。《太陰陽明論》云：「太陰陽明為表裡，脾胃脈也，生病而異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陰陽異位，更虛更實，更逆更從，或從內，或從外，所從不同，故病異名也。帝曰：愿聞其異狀也？岐伯曰：陽者，天氣也，主外；陰者，地氣也，主內。故陽道實，陰道虛。故犯賊風虛邪者，陽受之，飲食不節，起居不時者，陰受之。陽受之則入六腑，陰受之則入五臟。入六腑，則身熱不得臥，上為喘呼；入五臟，則腹滿閉塞，下為飧泄，久為腸。故喉主天氣，咽主地氣。故陽受風氣，陰受濕氣。陰氣從足上行至頭，而下行循臂至指端；陽氣從手上行至頭，而下行至足。故曰：陽病者，上行極而下，陰病者，下行極而上。故傷於風者，上先受之，傷於濕者，下先受之。」

帝曰：脾病而四肢不用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四肢皆稟氣於胃，而不得至經，必因於脾，乃得稟也。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，四肢不得

稟水穀氣，氣日以衰，脈道不利，筋骨肌肉，皆無氣以生，故不用焉。帝曰：脾不主時何也？岐伯曰：脾者，土也，治中央，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，不得獨主於時也。脾臟者，常著胃土之精也。土者，生萬物而法天地，故上下至頭足，不得主時也。《陰陽應象論》曰：人有五臟，化五氣，以生喜怒悲憂恐。故喜怒傷氣，寒暑傷形，暴怒傷陰，暴喜傷陽。厥氣上行，滿脈去形。喜怒不節，寒暑過度，生乃不固。《玉機真臟論》曰：脾大過，則令人四肢不舉，其不及，則令人九竅不通，名曰重強。又《通評虛實論》曰：頭痛耳鳴，九竅不利，腸胃之所生也。《調經論》曰：形有餘，則腹脹，經澀不利，不足，則四肢不用。又《氣交變論》曰：歲土太過，雨濕流行，腎水受邪，民病腹痛，清厥意不樂，體重煩冤；甚則肌肉萎，足萎不收，行善，腳下痛，飲發，中滿食減，四肢不舉。又云：歲土不及，風乃大行。霍亂，體重腹痛，筋骨繇復，肌肉潤酸，善怒。又云：歲病寒中，複則收政嚴峻，胸脅暴痛，下引少腹，善太息，虫食甘黃，氣客於脾，民食少失味。又云：土不及，四維有埃雲，潤澤之化不行，則春有鳴條鼓折之政；四維發振拉飄勝之變，則秋有肅殺霖淫之複。其昔四維，其臟脾，其病內含心腹，外在肌肉四肢。《五常政大論》：「土平曰備化，不及曰卑監。又云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，其發濡滯，其病留滿痞塞，從木化也。其病飧泄。又云：土太過曰敦阜，其味甘咸酸，其象長夏，其經足太陰陽明。又曰：其病腹滿，四肢不舉，邪傷脾也。」《經脈別論》云：「太陰藏搏者，用心省真，五脈氣少，胃氣不平，三陰也，宜治其下俞，補陽瀉陰。《臟氣法時論》云：脾主長夏，足太陰陽明主治，其日戊己。脾苦濕，急食苦以燥之。又云：病在脾，愈在秋，秋不愈，甚於春，春不死，持於夏，起於長夏。禁溫食飽食，濕地濡衣。脾病者，愈在庚辛，庚辛不愈，加於甲乙，甲乙不死，持於丙丁，起於戊己。脾病者，日慧，日出甚，下晡靜。脾欲緩，急食甘以緩之，用苦瀉之，甘補之。又云：脾病者，身重，善

夫脾胃虛弱，必上焦之氣不足，遇夏天氣熱盛，損傷元氣，怠惰嗜臥，四肢不收，精神不足，兩腳痿軟，遇早晚寒厥，日高之後，陽氣將旺，複熱如火，乃陰陽氣血俱不足，故或熱厥而陰虛，或寒厥而氣虛。口不知味，目中溜火，而視物^[1]無所見。小便頻數，大便難而結秘。胃脘當心而痛，兩脅痛或急縮。臍下周遭，如繩束之急，甚則如刀刺，腹難舒伸。胸中閉塞，時顯嘔噦，或有痰嗽，口沃白沫，舌強。腰、背、胛眼皆痛，頭痛時作。食不下，或食入即飽，全不思食。自汗尤甚，若陰氣覆在皮毛之上。皆天氣之熱助本病也，乃庚大腸，辛肺金為熱所乘而作。當先助元氣，理治庚辛之不足，黃耆人參湯主之。

黃耆人參湯

黃耆（一錢，如自汗過多，更加一錢）升麻（六分）人參（去蘆）橘皮（不去白）麥門冬（去心）蒼朮（無汗更加五分）白朮（以上各五分）黃柏（酒洗，以救水之源）炒曲（以上三分）當歸身（酒洗）炙甘草（以上各二分）五味子（九個）

上件同咀。都和一服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食遠或空心服之。忌酒、濕面、大料物之類，及過食冷物。

如心中痞悶，加黃連二分或三分；如胃脘當心痛，減大寒藥，加草豆蔻仁五分；如脅下痛或縮急，加柴胡二分或三分；如頭痛，目中溜火，加黃連二分或三分、川芎三分；如頭痛，目不清利，上壅上熱，加蔓荊子、川芎以上各三分，本、生地黃以上各二分，細辛一分；如氣短，精神如夢寐之間，困乏無力，加五味子九個；如大便澀滯，隔一二日不見者，致食少，食不下，血少，血中伏火而不得潤也，加當歸身、生地黃、麻子仁泥以上各五分，桃仁三枚（湯泡去皮尖，另研）；如大便通行，所加之藥勿再服。

如大便又不快利，勿用別藥，如不利者，非血結血秘而不通也，是熱則生風，其病患必顯風証，單血藥不可複加之，止常服黃耆人參湯藥，只用羌活、防風以上各五錢，二味，咀，以水四盞，煎至二盞，去渣，空心服之，其大便必大走也，一服便止。

如胸中氣滯，加青皮皮用清香可愛者一分或二分，並去白橘皮倍之，

二分或三分，以導氣，又能益元氣，得諸甘藥乃可，若獨用瀉脾胃）升麻（二分或三分，引胃氣上騰而複其本位，便是行春升之令）柴胡（二分或三分，引清氣，行少陽之氣上升）白朮（三分，降胃中熱，利腰臍間血）

上件藥咀。都作一服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量氣弱氣盛，臨病斟酌水盞大小，去渣，食遠，稍熱服。如傷之重者，不過二服而愈；若病日久者，以權立加減法治之。

如惡寒冷痛者，加去皮中桂一分或三分（桂心是也）。

如惡熱喜寒而腹痛者，於已加白芍藥二味中更加生黃芩三分或二分；如夏月腹痛，而不惡熱者亦然，治時熱也。

如天涼時惡熱而痛，於已加白芍藥、甘草、黃芩中，更少加桂。

如天寒時腹痛，去芍藥，味酸而寒故也，加益智三分或二分，或加半夏五分、生薑三片。

如頭痛，加蔓荊子二分或三分。

如痛甚者，加川芎二分；如頂痛腦痛，加本三分或五分。

如苦痛者，加細辛二分，華陰者。諸頭痛者，並用此四味足矣；如頭上有熱，則此不能治，別以清空膏主之。

如臍下痛者，加真熟地黃五分，其痛立止；如不已者，乃大寒也，更加肉桂（去皮）二分或三分。《內經》所說少腹痛，皆寒証，從複法相報中來也。經云：大勝必大複，從熱病中變而作也，非傷寒厥陰之証也（仲景以抵當湯並丸主之，乃血結下焦膀胱也）。

如胸中氣壅滯，加青皮二分；如氣促，少氣者，去之。

如身有疼痛者，濕，若身重者，亦濕，本根，以上各散一錢。

如風濕相搏，一身盡痛，加羌活、防風、本根，以上各五分，升麻、蒼朮以上各一錢，勿用五苓，所以然者，為風藥已能勝濕，故別作一服與之；如病去，勿再服，以諸風之藥，損人元氣，而益其病故也。

如大便秘澀，加當歸梢一錢；閉澀不行者，煎成正藥，先用一口，調玄明粉五分或一錢，得行則止，此病不宜下，下之恐變凶証也；如久病痰嗽者，去人參；初病者，勿去之；冬月或春寒，或秋涼時，

去其邪氣。此病本元氣不足，惟當補元氣，不當瀉之；如氣滯大甚，或補藥大過，或病患心下有憂滯鬱結之事，更加木香、縮砂仁以上各二分或三分，白豆蔻仁二分，與正藥同煎；如腹痛不惡寒者，加白芍藥五分，黃芩二分，卻減五味子。

夫脾胃虛弱，過六七月間，河漲霖雨，諸物皆潤，人汗沾衣，身重短氣，甚則四肢痿軟，行步不正，腳軟，眼黑欲倒，此腎水與膀胱俱竭之狀也，當急救之。滋肺氣以補水之上源，又使庚大腸不受邪熱，不令汗大泄也。汗泄甚則亡津液，亡津液則七神無所依。經云：津液相成，神乃自生。津者，庚大腸所主，三伏之義，為庚金受囚也。

若亡津液，汗大泄，濕令亢甚，則清肅之氣亡，燥金受囚，風木無可以製，故風濕相搏，骨節煩疼，一身盡痛，亢則害，承乃製是也。孫思邈云：五月常服五味子，是瀉丙火，補庚大腸，益五臟之元氣。王勝胱之寒已絕於已，癸腎水已絕於午，今更逢濕旺，助熱為邪，西方北方之寒清絕矣。聖人立法，夏月宜補者，補天元之真氣，非補熱火也，令人夏食寒是也。為熱傷元氣，以人參、麥門冬、五味子生脈。脈者，元氣也。人參之甘，補元氣，瀉熱火也；麥門冬之苦寒，補水之源，而清肅燥金也；五味子之酸以瀉火，補庚大腸與肺金也。

當此之時，無病之人，亦或有二証，或避暑熱，納涼於深堂大廈得之者，名曰中暑。其病必頭痛惡寒，身形拘急，肢節疼痛而煩心，肌膚大熱無汗，為房屋之陰寒所遏，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，世多以大順散主之是也。若行人或農夫，於日中勞役得之者，名曰中熱，其病必苦頭痛，發躁熱，惡熱，捫之肌膚大熱，必大渴引飲，汗大泄，無氣以動，乃為天熱外傷肺氣，蒼朮白虎湯主之。潔古云：動而得之為中熱，靜而得之為中暑。中暑者，陰証，當發散也。中熱者，陽証，為熱傷元氣，非形體受病也。

若虛損脾胃，有宿疾之人，遇此天暑，將理失所，違時伐化，必因乏無力，懶語氣短，氣弱氣促，似喘非喘，骨乏無力，其形如夢寐，朦朧如煙霧中，不知身所有也，必大汗泄。

各宜加去根節麻黃五分；如春令大溫，只加佛耳草三分，款冬花一分；如夏月病嗽，加五味子三十二枚，麥門冬（去心）二分或三分；如舌上白滑苔者，是胸中有寒，勿用之；如夏月不嗽，亦加人參三分或二分，並五味子、麥門冬各等分，救肺受火邪也；如病患能食而心下痞，加黃連一分或三分；如不能食，心下痞，勿加黃連；如脅下痛，或脅下急縮，俱加柴胡三分，甚則五分。

上一方加減，是飲食勞倦，喜怒不節，始病熱中，則可用之；若末傳為寒中，則不可用也，蓋甘酸適足益其病爾，如黃耆、人參、甘草、芍藥、五味子之類也。

今詳《內經》、《針經》熱中寒中之証列於下。

《調經論》云：血並於陽，氣並於陰，乃為足中。血並於上，氣並於下，心煩惋善怒。

又云：其生於陰者，得之飲食居處，陰陽喜怒。又云：有所勞倦，形氣衰少，穀氣不盛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氣熱，熱氣熏胸中，故曰內熱。陰盛生內寒，厥氣上逆，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；不瀉則溫氣去，寒獨留；寒獨留則血凝泣；血凝泣則脈不通，其脈盛大以澀，故曰寒中。

先病熱中証者，衝脈之火附二陰之裡，傳之督脈；督脈者，第二十一椎下長強穴是也。與足太陽膀胱寒氣為附經督脈，其盛也，如巨川之水，疾如奔馬，其勢不可遏。太陽寒氣，細細如線，逆太陽寒氣上行，沖頂入額，下鼻尖，入手太陽於胸中，手太陽者，丙，熱氣也；足膀胱者，壬，寒氣也。壬能克丙，寒熱逆於胸中，故脈盛大。其手太陽小腸熱氣不能交入膀胱經者，故十一經之盛氣積於胸中，故其脈盛大。其膀胱逆行，盛之極，子能令母實，手陽明大腸經，金，即其母也，故燥旺，其燥氣挾子之勢，故脈澀而大便不通。以此言脈盛大以澀者，手陽明大腸脈也。

《黃帝針經》：胃病者，腹脹，胃脘當心而痛，上支兩脅，膈咽不通，飲食不下，取三裡以補之。

若見此病中一証，皆大寒，禁用諸甘酸藥，上已明之矣。脾胃虛弱隨時為病隨病製方

湯中加之同煎；如冬月腹痛，不可用芍藥，蓋大寒之藥也。只加乾薑二分，或加半夏五七分，以生薑少許製之。

如秋冬之月，胃脈四道為衝脈所逆，並脅下少陽脈二道而反上行，病名曰厥逆，《內經》曰：逆氣上行，滿脈去形，明七神昏絕，離去其形而死矣，其証：氣上沖咽不得息，而喘急有音，不得臥，加吳茱萸五分或一錢五分，湯洗去苦，觀厥氣多少而用之。

如夏月有此証，為大熱也，蓋此病隨四時為寒熱溫涼也，宜以酒黃連、酒黃柏、酒知母各等分，為細末，熱湯為丸。梧桐子大，每服二百丸，白湯送下，空心服。仍多飲熱湯，服畢少時，便以美飲食壓之，使不令胃中留停，直至下元，以瀉衝脈之邪也。大抵治飲食勞倦所得之病，乃虛勞七損証也，當用溫平，甘多辛少之藥治之，是其本法也。

如時上見寒熱，病四時也，又或將理不如法，或酒食過多，或辛熱之食作病，或寒冷之食作病，或居大熱大寒之處益其病，當臨時製宜，暫用大寒大熱治法而取效，此從權也，不可以得效之故而久用之，必致難治矣。

《黃帝針經》云：從下上者，引而去之。上氣不足，推而揚之。蓋上氣者，心肺上焦之氣，陽病在陰，從陰引陽，宜以入腎肝下焦之藥，引甘多辛少之藥，使升發脾胃之氣，又從而去其邪氣於腠理皮毛也。又云：視前痛者，常先取之，是先以繆刺瀉其經絡之壅者，為血凝而不流，故先去之，而後治他病。

長夏濕熱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氣湯論

《刺志論》云：氣虛身熱，得之傷暑，熱傷氣故也。《痿論》云：有所遠行勞倦，逢大熱而渴，渴則陽氣內伐，內伐則熱舍於腎；腎者，水臟也。今水不能勝火，則骨枯而髓虛，足不任身，發為骨痿。故《下經》曰：骨痿者，生於大熱也。此濕熱成痿，令人骨乏無力，故治痿獨取於陽明。

時當長夏，濕熱大勝，蒸蒸而熾，人感之多四肢困倦，精神短少，懶於動作，胸滿氣促，肢節沉疼；或氣高而喘，身熱而煩，心下膨痞，小便黃而數，大便澹而頻，或痢出黃如糜，或如紺色；或渴或

若風犯汗眼，皮膚必搐，項筋皮枯毛焦，身體皆重，肢節時有煩疼，或一身盡痛，或渴或不渴，或小便黃澀，此風濕相搏也。

頭痛或頭重，上熱壅盛，口鼻氣短氣促，身心煩亂，有不樂生之意，情思慘淒，此陰勝陽之極也。病甚，則傳腎肝為痿厥。厥者，四肢如在火中，為熱厥；四肢寒冷者，為寒厥。

寒厥則腹中有寒，熱厥則腹中有熱，為脾主四肢故也。若肌肉濡潰，痺而不仁，傳力肉痿証。証中皆有肺疾，用藥之人，當以此調之。氣上沖胸，皆厥証也。痿者，四肢痿軟而無力也，其心煩冤不止。厥者，氣逆也，甚則大逆，故曰厥逆。其厥痿多相須也，於前已立黃耆人參五味子參門冬湯中，每服加白茯苓二分，澤瀉四分，豬苓、白朮以上各一分。如小便快利，不黃澀者，只加澤瀉二分，與二朮上下分消其濕。

如行步不正，腳膝痿弱，兩足欹側者，已中痿邪，加酒洗黃柏、知母三分或五分，令二足涌出氣力矣。

如汗大泄者，津脫也，急止之，加五味子六枚，炒黃柏五分，炒知母三分。不令妨其食，當以意斟酌；若防食則止，候食進，則再服。三裡、氣街，以三棱針出血；若汗不減不止者，於三裡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。禁酒、濕面。

夫痿者，濕熱乘腎肝也，當急去之。不然，則下焦元氣竭盡而成軟癱，必腰下不能動，心煩冤而不止也。若身重減，氣不短，小便如常，及濕熱之令退時，或所增之病氣退者，不用五味子、澤瀉、茯苓、豬苓、黃柏、知母、蒼朮、白朮之藥，只依本病中証候加減。常服藥亦須用酒黃柏二分或三分，如更時令，清燥之氣大行，卻加辛溫瀉之。若濕氣勝，風証不退，眩運麻木不已，除風濕羌活湯主之。

除風濕羌活湯

羌活（一兩）防風（去蘆）蒼朮（酒浸，去皮）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升麻（七分）炙甘草獨活柴胡（以上各五分）川芎（去頭痛）黃柏橘皮本（以上上各三分）澤瀉（去須，一分）豬苓（去黑皮）茯苓（以上各二分）黃連（去須，一分）

不渴，不思飲食，自汗體重；或汗少者，血先病而氣不病也。其脈中得洪緩，若濕氣相搏，必加之以遲，遲、病雖互換少瘥，其天暑濕令則一也。宜以清燥之劑治之。

《內經》曰：陽氣者，衛外而為固也，炅則氣泄。今暑邪干衛，故身熱自汗，以黃耆甘溫補之為君；人參、橘皮、當歸、甘草，甘微溫，補中益氣為臣；蒼朮、白朮、澤瀉，滲利而除濕，升麻、葛根，甘苦平，善解肌熱，又以風勝濕也。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，故炒曲甘辛，青皮辛溫，消食快氣，腎惡燥，急食辛以潤之，故以黃柏苦辛寒；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；以人參、五味子、麥門冬、酸甘微寒，救天暑之傷於庚金為佐。名曰清暑益氣湯。

清暑益氣湯

黃耆（汗少減五分）蒼朮（泔浸，去皮）升麻（以上各一錢）人參（去蘆）澤瀉神曲（炒黃）橘皮白朮（以上各五分）麥門冬（去心）當歸身炙甘草（以上各三分）青皮（去白，二分半）黃柏（酒洗，去皮，二分或三分）葛根（二分）五味子（九枚）

上件同咀。都作一服，水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大溫服，食遠。

劑之多少，臨病斟酌。

此病皆由飲食勞倦，損其脾胃，乘天暑而病作也，但藥中犯澤瀉、豬苓、茯苓、燈心、通草、木通，淡滲利小便之類，皆從時令之旺氣，以瀉脾胃之客邪，而補金水之不及也。此正方已是從權而立之，若於無時病濕熱脾旺之証，或小便已數，腎肝不受邪者誤用之，必大瀉真陰，竟絕腎水，先損其兩目也，複立變証加減法於後。

心火乘脾，乃血受火邪，而不能升發，陽氣伏於地中；地者，人之脾也。必用當歸和血，少用黃柏以益真陰。

脾胃不足之証，須少用升麻，乃足陽明、太陰引經之藥也。使行陽道，自脾胃中右遷，少陽行春令，生萬化之根蒂也。更少加柴胡，使諸經右遷，生發陰陽之氣，以滋春之和氣也。

脾虛，緣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也；其次肺氣受邪，為熱所傷，必須用黃耆最多，甘草次之，人參又次之，三者皆甘溫之陽藥也。脾始虛，肺氣先絕，故用黃耆之甘溫，以益皮毛之氣，而開腠理，不令自汗

上咀。每服秤三錢或五錢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量虛實施用。

如有不盡証候，依加減法用之。

夫脈弦洪緩，而沉按之中之下得時一澀，其証：四肢滿悶，肢節煩疼，難以屈伸，身體沉重，煩心不安，忽肥忽瘦，四肢懶倦，口失滋味，腹難舒伸，大小便清利而數，或上飲下便，或大便澀滯不行，一二日一見，夏月飧泄，米穀不化，或便後見血，見白膿，胸滿短氣，膈咽不通，或痰嗽稠粘，口中沃沫，食入反出，耳鳴耳聾，目中流火，視物昏花，肉紅絲，熱壅頭目，不得安臥，嗜臥無力，不思飲食，調中益氣湯主之。

調中益氣湯

黃耆（一錢）人參（去蘆頭，有嗽者去之）甘草蒼朮（以上各五分）柴胡（一味為上氣不足，胃氣與脾氣下溜，乃補上氣，從陰引陽也）橘皮（如腹中氣不得運轉，更加一分）升麻（以上各二分）木香（一分或二分）

上件銼麻豆大。都作一服，水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帶熱，宿食消盡服之。寧心絕思，藥必神效，蓋病在四肢血脈，空腹在旦是也。

如時頭熱躁，是下元陰火蒸蒸發也，加真生地黃二分、黃柏三分，無此証則去之。

如大便虛坐不得，或大便秘而不了，腹中常逼迫，血虛血澀也，加當歸身三分；如身體沉重，雖小便數多，亦加茯苓二分、蒼朮一錢，澤瀉五分，黃柏三分，時暫從權而祛濕也，不可常用，兼足太陰已病，其脈亦絡於心中，故顯濕熱相合而煩亂；如胃氣不和，加湯洗半夏五分，生薑三片；有嗽，加生薑，生地黃二分，以製半夏之毒；如痰厥頭痛，非半夏不能除，此足太陰脾所作也；如兼躁熱，加黃柏、生地黃以上各二分；如無以上証，只服前藥；如夏月，須加白芍藥三分；如春月腹中痛，尤宜加。

如惡熱而渴，或腹痛者，更加芍藥五分，生黃芩二分。如惡寒腹中痛，加中桂三分，去黃芩，謂之桂枝芍藥湯，亦於芍藥

為外寒所遏，使呼出之氣不得伸故也，必寸口脈弦，或微緊，乃胸中大寒也，若加之舌上有白苔滑者，乃丹田有熱，胸中有寒明矣。丹田有熱者，必尻臀冷，前陰間冷汗，兩丸冷，是邪氣乘其本，而正氣走於經脈中也。遇寒，則必作陰陰而痛，以此辨丹田中伏火也。加黃柏、生地黃，勿誤作寒証治之。如秋冬天氣寒涼而腹痛者，如半夏，或益智，或草豆蔻之類；如發熱，或捫之而肌表熱者，此表証也，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服，亦能得微汗則涼矣；如腳膝痠軟，行步乏力，或痰痛，乃腎肝中伏濕熱，少加黃柏，空心服之，不愈，更增黃柏，加漢防己五分，則腳膝中氣力如故也；如多唾，或唾白沫者，胃口上停寒也，加益智仁；如少氣不足以息者，服正藥二三服；氣猶短促者，為膈上及表間有寒所遏，當引陽氣上伸，加羌活、獨活，本最少，升麻多，柴胡次之，黃者加倍。

腸下血論

《太陰陽明論》云：食飲不節，起居不時者，陰受之。陰受之則入五臟，入五臟則滿閉塞，下為飧泄，久為腸。夫腸者，為水穀與血另作一派，如三桶涌出也。今時值長夏，濕熱大盛，正當客氣勝而主氣弱也，故腸之病甚，以涼血地黃湯主之。

涼血地黃湯

黃柏（去皮，銼，炒）知母（銼，炒，以上各一錢）青皮（不去皮，穰）槐子（炒）熟地黃當歸（以上各五分）

上件咀。都作一服，用水一盞，煎至七分，去渣，溫服。如小便澀，臍下悶，當下之；如有傳變，隨証加減：如腹中動搖有水聲，而小便不調者，停飲也，診顯何臟之脈，以去水飲藥瀉之；假令脈洪大，用瀉火利小便藥之類是也；如胃虛不能食，而大渴不止者，不可用淡滲之藥止之，乃胃中元氣少故也，與七味白朮散補之；如發熱惡熱，煩躁，大渴不止，肌熱不欲近衣，其脈洪大，按之無力者，或兼目痛鼻乾者，非白虎湯証也，此血虛發躁，當以黃耆一兩、當歸身二錢，咀，水煎服；如大便閉塞，或裡急後重，數至圉而不能便，或少有白膿，或少有血，慎勿利之，利之則必致病重，反鬱結而不通也，以升陽除濕防風湯舉其陽，則陰氣自降矣。

而損其元氣也。上喘氣短懶語，須用人參以補之。心火乘脾，須用炙甘草以瀉火熱，而補脾胃中元氣；甘草最少，恐實滿也。若脾胃之急痛，並脾胃大虛，腹中急縮，腹皮急縮者，卻宜多用之。經云：急者緩之。若從權，必加升麻以引之，恐左遷之邪堅盛，卒不肯退，反致項上及腎尻肉消而反行陰道，故使引之以行陽道，使清氣之出地，上遷而上行，以和陰陽之氣也。若中滿者，去甘草；咳甚者，去人參。如口乾噤乾者，加乾葛。

脾胃既虛，不能升浮，為陰火傷其生發之氣，營血大虧，營氣伏於地中，陰火熾盛，日漸煎熬，血氣虧少；且心包與心主血，血減則心無所養，致使心亂而煩，病名曰：者，心惑而煩悶不安也。是清氣不升，濁氣不降，清濁相干，亂於胸中，使周身血逆行而亂。《內經》云：從下上者，引而去之。故當加辛溫、甘溫之劑生陽，陽生則陰長。已有甘溫三味之論。或曰：甘溫何能生血，又非血藥也？仲景之法，血虛以人參補之，陽旺則能生陰血也。更加當歸和血。又宜少加黃柏，以救腎水。蓋甘寒瀉熱火，火減則心氣得平而安也。如煩亂猶不能止，少加黃連以去之，蓋將補腎水，使腎水旺而心火自降，扶持地中陽氣矣。

如氣浮心亂，則以朱砂安神丸鎮固之。得煩減，勿再服，以防瀉陽氣之反陷也。如心下痞，亦少加黃連。氣亂於胸，為清濁相干，故以橘皮理之，又能助陽氣之升而散滯氣，又助諸甘辛為用也。長夏濕土客邪大旺，可從權加蒼朮、白朮、澤瀉，上下分消其濕熱之氣也。濕氣大勝，主食不消化，故食減，不知穀味，加炒曲以消之。複加五味子、麥門冬、人參，瀉火益肺氣，助秋損也，此三伏中長夏正旺之時藥也。

隨時加減用藥法

濁氣在陽，亂於胸中，則滿閉塞，大便不通。夏月宜少加酒洗黃柏大苦寒之味，冬月宜加吳茱萸大辛苦熱之藥以從權，乃隨時用藥，以泄濁氣之不降也。借用大寒之氣於甘味中，故曰甘寒瀉熱火也。亦須用發散寒氣，辛溫之劑多，黃柏少也。清氣在陰者，乃人之脾胃氣衰，不能升發陽氣，故用升麻、柴胡助

升陽除濕防風湯
蒼朮（泔浸，去皮淨，四兩）防風（二錢）白朮白茯苓白芍藥（以上各一錢）

上件咀。除蒼朮另作片子，水一碗半，煮至二大盞，納諸藥，同煎至一大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空心食前。

如此証飧泄不禁，以此藥導其濕；如飧泄及泄不止，以風藥升陽，蒼朮益胃去濕；脈實，脹，閉塞不通，從權以苦多甘少藥泄之；如得通，複以升陽湯助其陽，或便以升陽湯中加下泄藥。

脾胃虛不可妄用吐藥論

《六元政紀論》云：木鬱則達之者，蓋木性當動蕩軒舉，是其本體，今乃鬱於地中，無所施為，即是風失其性。人身有木鬱之証者，當開通之，乃可用吐法，以助風木，是木鬱則達之之義也。又說，木鬱達之者，蓋謂木初失其性，鬱於地中，今既開發，行於天上，是發而不鬱也，是木複其性也，有餘也；有餘則兼其所勝，脾土受邪，見之於木鬱達之條下，不止此一驗也。又厥陰司天，亦風木旺也，厥陰之勝，亦風木旺也，俱是脾胃受邪，見於上條，其說一同。或者不悟，木鬱達之“四字之義，反作”木鬱治之“，重實其實，脾胃又受木製，又複其木，正謂補有餘而損不足也。既脾胃之氣先已不足，豈不因此而重絕乎！再明胸中窒塞當吐，氣口三倍大於人迎，是食傷太陰。上部有脈，下部無脈，其人當吐，不吐則死。以其下部無脈，知其木鬱在下也，塞道不行，而肝氣下絕矣。兼肺金主塞而不降，為物所隔，金能克木，肝木受邪，食塞胸咽，故曰在上者因而越之。仲景云：實煩以瓜蒂散吐之；如經汗下，謂之虛煩，又名懊，煩躁不得眠，知其木鬱也，以梔子豉湯吐之。昧者將膈咽不通，上支兩脅，腹脹，胃虛不足，乃濁氣在上則生脹之病吐之。況胃虛必怒，風木已來乘陵胃中，《內經》以鐵落鎮墜之，豈可反吐，助其風木之邪？不主吐而吐，其差舛如天地之懸隔。大抵胸中窒塞，煩悶不止者，宜吐之耳。

安養心神調治脾胃論

《靈蘭秘典論》云：心者，君主之宮，神明出焉。凡怒、忿、悲、

辛甘之味，以引元氣之升，不令飧泄也。

堵塞咽喉，陽氣不得出者曰塞；陰氣不得下降者曰噎。夫噎塞、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，令諸經不行，則口開、目瞪、氣欲絕。當先用辛甘氣味俱陽之藥，引胃氣以治其本，加堵塞之藥以瀉其標也。寒月陰氣大助陰邪於外，於正藥內加吳茱萸、大熱大辛苦之味，以瀉陰寒之氣。暑月陽盛，則於正藥中加青皮、陳皮、益智、黃柏，散寒氣，瀉陰火之上逆；或以消痞丸合滋腎丸。滋腎丸者，黃柏、知母，微加肉桂，三味是也。或更以黃連別作丸，二藥七八十九，空心約宿食消盡服之，待少時，以美食壓之，不令胃中停留也。

如食少不飢，加炒曲；如食已心下痞，別服橘皮枳朮丸；如脈弦，四肢滿閉，便難而心下痞，加甘草、黃連、柴胡；如腹中氣上逆者，是衝脈逆也，加黃柏三分，黃連一分半以泄之；如大便秘燥，心下痞，加黃連、桃仁，少加大黃、當歸身；如心下痞，奔悶者，加白芍藥、黃連；如心下痞，腹脹，加五味子、白芍藥、縮砂仁；如天寒，少加乾薑或中桂；如心下痞，中寒者，加附子、黃連；如心下痞，嘔逆者，加黃連、生薑、橘皮；如冬月，不加黃連，少入丁香、藿香葉；如口乾噤乾，加五味子、葛根；如脅下急或痛甚，俱加柴胡、甘草；如胸中滿悶鬱然，加橘紅、青皮，木香少許；如頭痛有痰，沉重懶倦者，乃太陰痰厥頭痛，加半夏五分，生薑二分或三分；如腹中或周身間有刺痛，皆血滯不足，加當歸身；如噦，加五味子多，益智少；如食不下，乃胸中胃上有寒，或氣滯滯，加青皮、陳皮、木香，此三味為定法；如冬天，加益智仁、草豆蔻仁；如夏月，少用，更加黃連；如秋月，氣滯滯，食不下，更加檳榔、草豆蔻仁、縮砂仁，或少加白豆蔻仁；如三春之月，食不下，亦用青皮少，陳皮多，更加風藥，以退其寒覆其上；如初春猶寒，更少加辛熱，以補春氣之不足，以為風藥之佐，益智、草豆蔻皆可也；如脈弦者，見風動之証，以風藥通之；如脈澀，覺氣滯滯者，加當歸身、天門冬、木香、青皮、陳皮。有寒者，加桂枝、黃耆；如胸中窒塞，或氣閉悶亂者，肺氣滯滯而不行，宜破滯氣，青皮、陳皮，少加木香、檳榔；如冬月，加吳茱萸、人參，或胸中窒塞，閉悶不通者，

絡歸外熱，故以治風寒之邪，治其各臟之；非止風寒而已，六淫濕、暑、燥、火，皆五臟所受，乃筋骨血脉受邪，各有背上五臟以除之。傷寒一說從仲景，中八風者，有風論；中暑者，治在背上小腸；中濕者，治在胃；中燥者，治在大腸。此皆六淫客邪有餘之病，皆瀉在背之腑。若病久傳變，有虛有實，各隨病之傳變，補瀉不定，只治在背腑。

另有上熱下寒。經曰：陰病在陽，當從陽引陰，必須先去絡脈經隧之血。若陰中火旺，上騰於天，致六陽反不衰而上充者，先去五臟之血絡，引而下行，天氣降下，則下寒之病自去矣，慎勿獨瀉其六陽。此病陽亢，乃陰火之邪滋之，只去陰火，只損血絡經隧之邪，勿誤也。

陽病在陰者，病從陰引陽，是水穀之寒熱，感則害人六腑。又曰：飲食失節，及勞役形質，陰火乘於坤土之中，致穀氣、營氣、清氣、胃氣、元氣不得上升，滋於六腑之陽氣，是五陽之氣先絕於外，外者，天也。下流伏於坤土陰火之中。皆先由喜、怒、悲、憂、恐，為五賊所傷，而後胃氣不行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，則元氣乃傷。當從胃合三裡穴中推而揚之，以伸元氣，故曰從陰引陽。若元氣愈不足，治在腹上諸腑之募穴；若傳在五臟，為九竅不通，隨各竅之病，治其各臟之募穴於腹。故曰：五臟不平，乃六腑元氣閉塞之所生也。又曰：五臟不和，九竅不通，皆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故曰陽不勝其陰。凡治腹之募，皆為元氣不足，從陰引陽勿誤也。若錯補四末之，錯瀉四末之餘，錯瀉者，差尤甚矣。按岐伯所說，況取穴於天上，天上者，人之背上五臟六腑之，豈有生者乎？興言及此，寒心徹骨！若六淫客邪及上熱下寒，筋骨皮肉血脉之病，錯取穴於胃之合，及諸腹之募者必危，亦岐伯之言下工，豈可不慎哉。

三焦元氣衰旺

《黃帝針經》云：上氣不足，腦為之不滿，耳為之苦鳴，頭為之苦傾，目為之瞑。中氣不足，溲便為之變，腸為之苦鳴。下氣不足，則為痿厥心，補足外踝下留之。

此三元真氣衰憊，皆由脾胃先虛，而氣不上行之所致也。加之以喜、

怒、悲、憂、恐，危亡速矣。

脾胃論卷下 金匱要略卷下

大腸小腸五臟皆屬於胃胃虛則俱病論

《黃帝針經》云：手陽明大腸，手太陽小腸，皆屬足陽明胃。小腸之穴，在巨虛下廉，大腸之穴，在巨虛上廉，此二穴，皆在足陽明胃三裡穴下也。大腸主津，小腸主液。大腸、小腸受胃之榮氣，乃能行津液於上焦，溉灌皮毛，充實腠理。若飲食不節，胃氣不及，大腸、小腸無所稟受，故津液涸竭焉。《內經》云：耳鳴、耳聾，九竅不利，腸胃之所生也。此胃弱不以滋養手太陽小腸、手陽明大腸。故有此証。然亦止從胃弱而得之，故聖人混言腸胃之所生也。或曰：子謂混言腸胃所生，亦有據乎？予應之曰：《玉機真臟論》云：脾不及，令人九竅不通，謂脾為死陰，受胃之陽氣，能上升水穀之氣於肺，上充皮毛，散入四臟；今脾無所稟，不能行氣於臟腑，故有此証，此則脾虛九竅不通之謂也。雖言脾虛，亦胃之不足所致耳。此不言脾，不言腸胃，而言五臟者又何也？予謂：此說與上二說無以異也，蓋謂脾不受胃之稟命，致五臟所主九竅，不能上通天氣，皆閉塞不利也，故以五臟言之。此三者，止是胃虛所致耳。然亦何止於此，胃虛則五臟、六腑、十二經、十五絡、四肢，皆不得營運之氣，而百病生焉，豈一端能盡之乎。

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

真氣又名元氣，乃先身生之精氣也，非胃氣不能滋之。胃氣者，穀氣也，榮氣也，運氣也，生氣也，清氣也，衛氣也，陽氣也。又天氣、人氣、地氣，乃三焦之氣。分而言之則異，其實一也，不當作異名異論而觀之。

飲食勞役所傷，自汗小便數，陰火乘土位，清氣不生，陽道不行，乃陰血伏火。況陽明胃土，右燥左熱，故化燥火而津液不能停；且小便與汗，皆亡津液。津液至中宮變化為血也。脈者，血之府也，血亡則七神何依，百脈皆從此中變來也。眾之百病，莫大於中風，有汗則風邪客之，無汗則陽氣固密，腠理閉拒，諸邪不能傷也。或曰：經言陽不勝其陰，則五臟氣爭，九竅不通；又脾不及則令人

思、恐、懼，皆損元氣。夫陰火之熾盛，由心生凝滯，七情不安故也。心脈者，神之舍，心君不寧，化而為火，火者，七神之賊也。故曰陰火太盛，經營之氣，不能顧養於神，乃脈病也。神無所養，津液不行，不能生血脈也。心之神，真氣之別名也，得血則生，血生則脈旺，脈者神之舍。若心生凝滯，七神離形，而脈中唯有火矣。善治斯疾者，惟在調和脾胃，使心無凝滯，或生歡忻，或逢喜事，或天氣暄和，居溫和之處，或食滋味，或眼前見欲受事，則慧然如無病矣，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。

凡治病當問其所便

《黃帝針經》云：中熱消瘴則便寒，寒中之屬則便熱。胃中熱則消穀，令人懸心善飢，臍以上皮熱；腸中熱，則出黃如糜，臍以下皮寒。胃中寒，則腹脹；腸中寒，則腸鳴飧泄。

脹；腸中熱，胃中寒，則脹而且泄。非獨腸中熱則泄，胃中寒傳化亦泄。

胃欲熱飲，腸欲寒飲，雖好惡不同，春夏先治標，秋冬先治本。衣服，寒無淒愴，暑無出汗；熱無灼灼，寒無愴愴，寒溫中適，故氣將持，乃不致邪僻也。

此規矩法度，乃常道也，正理也，揆度也，當臨事製宜。以反常合變耳。

胃氣下溜五臟氣皆亂其為病互相出見論
黃帝曰：何謂逆而亂？岐伯曰：清氣在陰，濁氣在陽，營氣順脈，衛氣逆行，清濁相干，亂於胸中，是為大。故氣亂於心，則煩心密嘿，首靜伏。亂於肺，則仰喘喝，按手以呼。亂於腸胃，則為霍亂。亂於臂脛，則為四厥。亂於頭，則為厥逆，頭重眩仆。

《大法》云：從下上者，引而去之。又法云：在經者，宜發之。

黃帝曰：五亂者，刺之有道乎？岐伯曰：有道以來，有道以去，審知其道，是謂身寶。

黃帝曰：愿聞其道。岐伯曰：氣在於心者，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（神門、大陵）。

滋以化源，補以甘溫，瀉以甘寒，以酸收之，以小苦通之，以微苦

辛甘輕劑，同精導氣，使複其本位。

氣在於肺者，取之手太陰榮，足少陰輸（魚際並太淵輸）。

太陰以苦甘寒。乃亂於胸中之氣，以分化之味去之；若成痿者，以導濕熱；若善多涕，從權治以辛熱。仍引胃氣前出陽道，不令濕土

克腎，其穴在太溪。

氣在於腸胃者，取之足太陰、陽明；不下者，取之三裡（章門、中皖、三裡）。

因足太陰虛者，於募穴中導引之於血中。有一說，臍輪、去臍病也，胃虛而致太陰無所稟者，於足陽明胃之募穴中引導之。如氣逆上而霍亂者，取三裡，氣下乃止，不下複始。

氣在於頭者，取之天柱、大杼；不知，取足太陽榮、輸（通谷深，束骨深）。

先取天柱、大杼，不補不瀉，以導氣而已。取足太陽膀胱經中，不補不瀉，深取通谷、束骨。丁心火，己脾土穴中以引導去之。如用藥，於太陽引經藥中，少加苦寒、甘寒以導去之，清涼為之輔佐及使。

氣在於臂足，取之先去血脈，後取其陽明、少陽之榮輸（二間、三間深取之，內庭、陷谷深取之）。

視其足、臂之血絡盡取之，後治其痿、厥，皆不補不瀉，從陰深取，引而上之。上之者，出也，去也。皆陰火有餘，陽氣不足，伏匿於地中者。血，營也，當從陰引陽，先於地中升舉陽氣，次瀉陰火，乃導氣同精之法。

黃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徐入徐出，謂之導氣；補瀉無形，謂之同精。是非有餘不足也，亂氣之相逆也。帝曰：允乎哉道，明乎哉論，請著之玉版，命曰治亂也。

陰病治陽陽病治陰

《陰陽應象論》云：審其陰陽，以別柔剛，陽病治陰，陰病治陽，定其血氣，各守其鄉，血實宜決之，氣虛宜掣引之。

夫陰病在陽者，是天外風寒之邪乘中而外入，在人之背上臍、臟，是人之受天外客邪。亦有二說：中於陽則流於經。此病始於外寒，

也。邪之大者，莫若中風。風者，百病之長，善行而數變。雖然，無虛邪，則風雨寒不能獨傷人，必先中虛邪，然後賊邪得入矣。至於痿、厥逆，皆由汗出而得之也。且冬陽氣伏藏於水土之下，如非常泄精，陽氣已竭，則春令從何而得，萬化俱失所矣。在人則飲食勞役，汗下時出，諸病遂生。予所以諄諄如此者，蓋亦欲人知所慎也。

忽肥忽瘦論

《黃帝針經》云：寒熱少氣，血上下行。夫氣虛不能寒，血虛不能熱，血氣俱虛，不能寒熱。而胃虛不能上行，則肺氣無所養，故少氣；衛氣既虛，不能寒也。下行乘腎肝助火為毒，則陰分氣衰血虧，故寒熱少氣。血上下行者，足陽明胃之脈衰，則衛脈並陽明之脈，上行於陽分，逆行七十二度，脈之火大旺，逆陽明脈中，血上行，其血沖滿於上；若火時退伏於下，則血下行，故言血上下行，俗謂之忽肥忽瘦者是也。經曰：熱傷氣。又曰：壯火食氣。故脾胃虛而火勝，則必少氣，不能衛護皮毛，通貫上焦之氣而短少也。陰分血虧，陽分氣削，陰陽之分，周身血氣俱少，不能寒熱，故言寒熱也。《靈樞經》云：上焦開發，宣五穀味，熏膚充身澤毛，若霧露之溉，此則胃氣平而上行也。

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

《陰陽應象論》云：天以陽生陰長，地以陽殺陰藏。然歲以春為首，正，正也；寅，引也。少陽之氣始於泉下，引陰升而在天地人之上，即天之分，百穀草木皆甲坼於此時也。至立夏少陰之火熾於大虛，則草木盛茂，垂枝布葉。乃陽之用，陰之體，此所謂天以陽生陰長。經言歲半以前，天氣主之，在乎升浮也。至秋而太陰之運，初自天而下逐，陰降而微地，則金振燥令，風屬霜飛，品物咸殞，其枝獨存，若乎毫毛。至冬則少陰之氣複伏於泉下，水冰地坼，萬類周密。陰之用，陽之體也，此所謂地以陽殺陰藏。經言歲半以後，地氣主之，在乎降沉也。至於春氣溫和，夏氣暑熱，秋氣清涼，冬氣冷冽，此則正氣之序也。故曰：履端於始，序則不愆。升已而降，降已而升，如環無端，運化萬物，其實一氣也。

九竅不通，名曰重強；又五臟不和，則九竅不通；又頭痛耳鳴，九竅不通利，腸胃之所生也。請析而解之？答曰：夫脾者，陰土也，至陰之氣，主靜而不動；胃者，陽土也，主動而不息。陽氣在於地下，乃能生化萬物。故五運在上，六氣在下。其脾長一尺，掩太倉，太倉者，胃之上口也。脾受胃稟，乃能熏蒸腐熟五穀者也。胃者，十二經之源，水穀之海也，平則萬化安，病則萬化危。五臟之氣，上通九竅。五臟稟受氣於六腑，六腑受氣於胃。六腑者，在天為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，此無形之氣也。胃氣和平，榮氣上升，始生溫熱。濕熱者，春夏也，行陽二十五度。六陽升散之極，下而生陰，陰降則下行為秋冬，行陰道，為寒涼也。胃既受病，不能滋養，故六腑之氣已絕，致陽道不行，陰火上行。五臟之氣，各受一腑之化，乃能滋養皮膚血脈筋骨，故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，是六腑生氣先絕，五臟無所稟受，而氣後絕矣。肺本收下，又主五氣，氣絕則下流，與脾土壘於下焦，故曰重強。胃氣既病則下溜。經云：濕從下受之，脾為至陰，本乎地也，有形之上，下填九竅之源，使不能上通於天，故曰五臟不和，則九竅不通。胃者，行清氣而上，即地之陽氣也，積陽成天，曰清陽出上竅，曰清陽實四肢，曰清陽發腠理者也。脾胃既為陰火所乘，穀氣閉塞而下流，即清氣不升，九竅為之不利。胃之一腑病，則十二經元氣皆不足也。氣少則津液不行，津液不行則血虧，故筋骨皮肉血脈皆弱，是氣血俱羸弱矣。勞役動作，飲食飢飽，不可不慎乎。凡有此病者，雖不變易他疾，已損其天年，更加之針灸用藥差誤，欲不夭枉得乎？

胃虛臟腑經絡皆無所受氣而俱病論

夫脾胃虛，則濕土之氣溜於臍下，腎與膀胱受邪。膀胱主寒，腎為陰火，二者俱弱，潤澤之氣不行。大腸者，庚也，燥氣也，主津；小腸者，丙也，熱氣也，主液。此皆屬胃，胃虛則無所受氣而亦虛，津液不濡，睡覺口燥咽乾，而皮毛不澤也。甲膽，風也，溫也，主生化周身之血氣；丙小腸，熱也，主長養周身之陽氣。亦皆稟氣於胃，則能浮散也，升發也；胃虛則膽及小腸溫熱生長之氣俱不足，伏留於有形血脈之中，為熱病，為中風，其為病不可勝紀，青、赤、

設或陰陽錯綜，勝複之變，自此而起。萬物之中，人一也，呼吸升降，效象天地，準繩陰陽。蓋胃為水穀之海，飲食入胃，而精氣先輸脾歸肺，上行春夏之令，以滋養周身，乃清氣為天者也；升已而下輸膀胱，行秋冬之令，為傳化糟粕，轉味而出，乃濁陰為地者也。若夫順四時之氣，起居有時，以避寒暑，飲食有節，及不暴喜怒，以順神志，常欲四時均平，而無偏勝則安。不然，損傷脾胃，真氣下溜，或下泄而久不能升，是有秋冬而無春夏，乃生長之用，陷於殞殺之氣，而百病皆起；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。於此求之，則知履端之義矣。

陰陽壽夭論

《五常政大論》云：陰精所奉其人壽，陽精所降其人夭。夫陰精所奉者，上奉於陽，謂春夏生長之氣也；陽精所降者，下降於陰，謂秋冬收藏之氣也。且如地之伏陰，其精遇春而變動，升騰於上，即曰生發之氣；升極而浮，即曰蕃秀之氣，此六氣右遷於天，乃天之清陽也。陽主生，故壽。天之元陽，其精遇秋而退，降墜於下，乃為收斂殞殺之氣；降極而沉，是為閉藏之氣，此五運左遷入地，乃地之濁陰也。陰主殺，故夭。根於外者，名曰氣立，氣立則化絕。根於內者，名曰神機，神去則機息。皆不升而降也。地氣者，人之脾胃也，脾主五臟之氣，腎主五臟之精，皆上奉於天。二者俱主生化，以奉升浮，是知春生夏長，皆從胃中出也。故動止飲食，各得其所，必清必淨，不令損胃之元氣，下乘腎肝，及行秋冬殞殺之令，則亦合於天數耳。

五臟之氣交變論

《五臟別論》云：五氣入鼻，藏於心肺。《難經》云：肺主鼻，鼻和則知香臭。潔古云：視聽明而清涼，香臭辨而溫暖。此內受天之氣，而外利於九竅也。夫三焦之竅開於喉，出於鼻。鼻乃肺之竅，此體也；其聞香臭者，用也。心主五臭，舍於鼻。蓋九竅之用，皆稟長生為近。心，長生於酉，酉者肺，故知鼻為心之所用，而聞香臭也。耳者，上通天氣，腎之竅也，乃腎之體，而為肺之用，蓋肺長生於子，子乃腎之舍而肺居其中，而能聽音聲也。一說，聲者天之陽，

黃、白、黑五腑皆滯。三焦者，乃下焦元氣生發之根蒂，為火乘之，是六腑之氣俱衰也。腑者，腑庫之腑，包含五臟及形質之物而藏焉。且六腑之氣，外無所主，內有所受。感天之風氣而生甲膽，感暑氣而生丙小腸，感濕化而生戊胃，感燥氣而生庚大腸，感寒氣而生壬膀胱，感天一之氣而生三焦，此實父氣，無形也。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，乃溫、熱、寒、涼之別稱也，行陽二十五度，右遷而升浮降沉之化也，其虛也，皆由脾胃之弱。

以五臟論之，心火亢甚，乘其脾土曰熱中，脈洪大而煩悶。《難經》云：脾病，當臍有動氣，按之牢若痛。動氣，築築然堅牢，如有積而硬，若似痛也，甚則亦大痛，有是則脾虛病也，無則非也。更有二辨，食入則困倦，精神昏冒而欲睡者，脾虧弱也。且心火大盛，左遷入於肝木之分，風濕相搏，一身盡痛，其脈洪大而弦，時緩，或為眩運戰搖，或為麻木不仁，此皆風也。脾病，體重即痛，為痛痺，為寒痺，為諸濕痺，為痿軟失力，為大疽大癰。

若以辛熱助邪，則為熱病，為中風，其變不可勝紀。木旺營運，北越左遷，入肺為涕，乘肝木而反克脾土明矣。當先於陰分補其陽氣升騰，行其陽道而走空竅，次加寒水之藥降其陰火，黃柏、黃連之類是也。先補其陽，後瀉其陰，脾胃俱旺而復於中焦之本位，則陰陽氣平矣。火曰炎上，水曰潤下，今言腎主五液，上至頭，出於空竅，俱作泣、涕、汗、涎、唾者何也？曰：病癰者，涎沫出於口，冷汗出於身，清涕出於鼻，皆陽蹻、陰蹻、督、沖四脈之邪上行，腎水不任煎熬，沸騰上行為之也。此奇邪為病，不系五行陰陽十二經所拘，當從督、沖、二蹻、四穴中奇邪之法治之。

五臟外有所主，內無所受。謂無所受盛，而外主皮毛、血脈、肌肉、筋骨及各空竅是也；若胃氣一虛，脾無所稟受，則四臟經絡皆病。沉脾全藉胃土平和，則有所受而生榮，周身四臟皆旺，十二神守職，皮毛固密，筋骨柔和，九竅通利，外邪不能侮也。

胃虛元氣不足諸病所生論

夫飲食勞役皆自汗，乃足陽明化燥火，津液不能停，故汗出小便數

黃柏（一分）麥門冬人參（以上各二分）五味子（三分）此藥去時上件如麻豆大。都作一服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，空心服。

火熾之極，金伏之際，而寒水絕體，於此時也。故急救之以生脈散，除其濕熱，以惡其太甚。肺欲收，心苦緩，皆酸以收之。心火盛則甘以瀉之，故人參之甘，佐以五味子之酸。

孫思邈云：夏月常服五味子，以補五臟氣是也。麥門冬之微苦寒，能滋水之源於金之位，而清肅肺氣，又能除火刑金之嗽，而斂其痰邪。複微加黃柏之苦寒，以為守位，滋水之流，以鎮墜其浮氣，而除兩足之痿弱也。

范天之內，素有脾胃之証，時顯煩躁，胸中不利，大便不通。初冬出外而晚歸，為寒氣拂鬱，悶亂大作，火不得升故也。醫疑有熱，治以疏風丸，大便秘而病不減。又疑藥力小，複加七八十丸，下兩行，前証仍不減，複添吐逆，食不能停，痰唾稠粘，涌出不止，眼黑頭旋，惡心煩悶，氣短促上喘無力，不欲言。心神顛倒，兀兀不止，目不敢開，如在風雲中。頭苦痛如裂，身重如山，四肢厥冷，不得安臥。余謂前証乃胃氣已損，複下兩次，則重虛其胃，而痰厥頭痛作矣。製半夏白朮天麻湯主之而愈。

半夏白朮天麻湯

黃柏（二分）乾薑（三分）天麻蒼朮白茯苓黃耆澤瀉人參（以上各五分）白朮炒曲（以上各一錢）半夏（湯洗七次）大麥面橘皮（以上各一錢五分）

上件咀。每服半兩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帶熱服，食前。此頭痛苦甚，謂之足太陰痰厥頭痛，非半夏不能療。眼黑頭旋，風虛內作，非天麻不能除；其苗為定風草，獨不為風所動也。黃耆甘溫，瀉火補元氣；人參甘溫，瀉火補中益氣；二朮俱苦甘溫，除濕補中益氣；澤、苓利小便導濕；橘皮苦溫，益氣調中升陽；曲消食，蕩胃中滯氣；大麥面寬中助胃氣；乾薑辛熱，以滌中寒；黃柏苦大寒，酒洗以主冬天少火在泉發躁也。

音者天之陰。在地為五律，在人為喉之竅，在口乃三焦之用。肺與心合而為言出於口也，此口心之竅開於舌為體，三焦於肺為用，又不可不知也。肝之竅通於目，離為火，能耀光而見物，故分別五色也，肝為之舍。腎主五精，鼻藏氣於心肺，故曰主百脈而行陽道。經云：脫氣者目盲，脫精者耳聾，心肺有病，而鼻為之不利。此明耳、目、口、鼻為清氣所奉於天，而心勞胃損則受邪也。

陰陽升降論

《易》曰：兩儀生四象，乃天地氣交，八卦是也。在人則清濁之氣皆從脾胃出，榮氣營養周身，乃水穀之氣味化之也。

清陽為天（積陽成天。地氣上為雲，天氣下為雨。水穀之精氣也，氣海也，七神也，元氣也，父也），清中清者，清肺以助天真。清陽出上竅（耳、目、鼻、口之七竅是也），清中濁者，榮華腠理。清陽發腠理（毛竅也），清陽實四肢（真氣充實四肢）。濁陰為地（積陰成地。雲出天氣，雨出地氣。五穀五味之精，是五味之化也。血榮也，維持神明也，血之將會也，母也），濁中清者，營養於神（降至中脘而為血，故曰心血，心臟神）。濁陰出下竅（前陰膀胱之竅也），濁中濁者，堅強骨髓。濁陰走五臟（散於五臟之血也，養血脈，潤皮膚，肌肉、筋者是也，血生肉者此也），濁陰歸六腑（謂毛脈合精，經氣歸於腑者是也）。

天氣清靜光明者也，藏德不止，故不下也。天明則日月不明，邪害空竅，陽氣者閉塞，地氣者冒明。雲霧不精，則上應白露不下；交通不表，萬物命故不施，不施則名木多死。惡氣不發，風雨不節，白露不下，則菀不榮；賊風數至，豪雨數起，天地四時不相保，與道相失，則未央絕滅。唯聖人從之，故身無苛病，萬物不失，生氣不竭。

此說人之不避大寒傷形，大熱傷氣，四時節候變更之異氣，及飲食失節，妄作勞役，心生好惡，皆令元氣不行，氣化為火，乃失生天折之由耳。

調理脾胃治驗治法用藥若不明升降浮沉交互反損論

予病脾胃久衰，視聽半失，此陰盛乘陽，加之氣短，精神不足，此

人參芍藥湯

麥門冬（二分）當歸身人參（以上各三分）炙甘草白芍藥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五味子（五

上件咀。分作二服，每服用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。既愈。繼而冬居曠室，臥熱炕，而吐血數次。予謂此人久虛弱，附臍有形，而有火熱在內，上氣不足，陽氣外虛，當補表之陽氣，瀉裡之虛熱。

冬居曠室，衣服複單薄，是重虛其陽。表有大寒，壅遏裡熱，火邪不得舒伸，故血出於口。因思仲景太陽傷寒一証，當以麻黃湯發汗，而不與之，遂成衄血，卻與之立愈，與此甚同，因與麻黃人參芍藥湯。

麻黃人參芍藥湯

人參（益三焦元氣不足而實其表也）麥門冬（以上各三分）桂枝（以補表虛）當歸身（和血養血，各五分）麻黃（去其外寒）炙甘草（補其脾）白芍藥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五味子（二

上件咀。都作一服，水三盞，煮麻黃一味，令沸，去沫，至二盞，入餘藥，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熱服，臨臥。

升陽散火湯

治男子婦人四肢發熱，肌熱，筋痺熱，骨髓中熱，發困，熱如燎，捫之烙手，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。或胃虛過食冷物，抑遏陽氣於脾土，火鬱則發之。

生甘草（二錢）防風（二錢五分）炙甘草（三錢）升麻葛根獨活白芍藥羌活人參（以上各五錢）柴胡（八錢）

上件咀。每服秤半兩，水三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。忌寒涼之物，及

安胃湯

治因飲食汗出，日久心中虛，風虛邪令人半身不遂，見偏風痿痺之証，當先除其汗，悍之氣，按而收之。

黃連（揀淨，去須）五味子（去子）烏梅（去核）生甘草（以上各五分）熟甘草（三分）升麻梢（二分）

由弦脈令虛，多言之過，皆陽氣衰弱，不得舒伸，伏匿於陰中耳。癸卯歲六七月間，淫雨陰寒，逾月不止，時人多病泄利，濕多成五泄故也。一日，予體重、肢節疼痛，大便秘並下者三，而小便閉塞。思其治法，按：《內經·標本論》：大小便不利，無問標本，先利大小便。又云：在下者，引而竭之，亦是先利小便也。又云：諸泄利，小便不利，先分別之。又云：治濕不利小便，非其治也。皆當利其小便，必用淡味滲泄之劑以利之，是其法也。噫！聖人之法，雖布在方冊，其不盡者，可以求責耳。今客邪寒濕之淫，從外而入裡，以暴加之，若從以上法度，用淡滲之劑以除之，病雖即已，是降之又降，是複益其陰，而重竭其陽氣矣，是陽氣愈削，而精神愈短矣，是陰重強而陽重衰矣，反助其邪之謂也。故必用升陽風藥即

瘥，以羌活、獨活、柴胡、升麻各一錢，防風根截半錢，炙甘草根截半錢，同咀，水四中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。大法云：濕寒之勝，助風以平之。又曰：下者舉之，得陽氣升騰而去矣。又法云：客者除之，是因曲而為之直也。夫聖人之治，可以類推，舉一而知百病者，若不達升降浮沉之理，而一概施治，其愈者幸也。

戊申六月初，樞判白文舉年六十二，素有脾胃虛損病，目疾時作，身面目睛俱黃，小便或黃或白，大便不調，飲食減少，氣短上氣，急情嗜臥，四肢不收。至六月中，目疾複作，醫以瀉肝散下數行，而前疾增劇。予謂大黃、牽牛，雖除濕熱，而不能走經絡。下咽，不入肝經，先入胃中。大黃苦寒，重虛其胃；牽牛其味至辛，能瀉氣，重虛肺本，嗽大作，蓋標實不去，本虛愈甚。加之適當暑雨之際，素有黃証之人，所以增劇也。此當於脾胃肺之本臟，瀉外經中之濕熱，製清神益氣湯主之而愈。

清神益氣湯

茯苓升麻（以上各二分）澤瀉蒼朮防風（以上各三分）生薑（五分）此藥能走經，除濕熱而不守，故不瀉本臟，補肺與脾胃本中氣之虛弱。

青皮（一分）橘皮生甘草白芍藥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。不走經者，不滋經絡中邪；守者，能補臟之元氣。

黃耆（三錢）紅花（少許）上咀。分作二服，每服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。升陽除濕湯

治脾胃虛弱，不思飲食，腸鳴腹痛，泄瀉無度，小便黃，四肢困弱。甘草大麥面（如胃寒腹鳴者加）陳皮豬苓（以上各三分）澤瀉益智仁半夏防風神曲升麻柴胡羌活（以上各五分）蒼朮（一錢）上咀。作一服，水三大盞，生薑三片，棗二枚，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空心服。

益胃湯

治頭悶，勞動則微痛，不喜飲食，四肢怠惰，躁熱短氣，口不知味，腸鳴，大便微澹黃色，身體昏悶，口乾不喜食冷。黃耆甘草半夏（以上各二分）黃芩柴胡人參益智仁白朮（以上各三分）當歸梢陳皮升麻（以上各五分）蒼朮（一錢五分）上咀。作一服，水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食前。忌飲食失節、生冷、硬物、酒、濕面。

生薑和中湯

治食不下，口乾虛渴，四肢困倦。生甘草炙甘草（以上各一分）酒黃芩柴胡橘皮（以上各二分）升麻（三分）人參葛根本白朮（以上各五分）羌活（七分）蒼朮（一錢）生黃芩（二錢）上咀。作一服，水二盞，生薑五片，棗二枚，劈開，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之，食前。

強胃湯

治因飲食勞役所傷，腹脅滿悶短氣，遇春口淡無味，遇夏雖熱而惡寒，常如飽，不喜食冷物。黃柏甘草（以上各五分）升麻柴胡當歸身陳皮（以上各一錢）生薑曲（以上各一錢五分）草豆蔻（二錢）半夏人參（以上各三錢）黃耆（一兩）上咀。每服三錢，水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溫服，食前。

溫胃湯

上咀。分作二服，每服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溫服，食遠。忌濕面、酒、五辛、大料物之類。

清胃散

治因服補胃熱藥，而致上下牙痛不可忍，牽引頭腦滿熱，發大痛，此足陽明別絡入腦也。喜寒惡熱，此陽明經中熱盛而作也。

真生地黃當歸身（以上各三分）牡丹皮（半錢）黃連（揀淨，六分，如黃連不好，更加二分；如夏月倍之。大抵黃連臨時，增減無定）升麻（一錢）上為細末。都作一服，水一盞半，煎至七分，去渣，放冷服之。

清陽湯

治口，頰腮急緊，胃中火盛，必汗不止而小便數也。

紅花酒黃柏桂枝（以上各一分）生甘草蘇木（以上各五分）炙甘草（一錢）葛根（一錢五分）當歸身升麻黃耆（以上各二錢）上件咀。都作一服，酒三大盞，煎至一盞二分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食前。服訖，以火熨摩緊結處而愈。夫口筋急者，是筋脈血絡中大寒，此藥以代燔針劫刺破血以去其凝結，內則泄衝脈之火熾。

胃風湯

治虛風証，能食，麻木，牙關急搐，目內蠕，胃中有風，獨面腫。蔓荊子（一分）乾生薑（二分）草豆蔻黃柏羌活柴胡本（以上各三分）麻黃（五分，不去節）當歸身蒼朮葛根（以上各一錢）香白芷（一錢二分）炙甘草（一錢五分）升麻（二錢）棗（四枚）上件銼如麻豆大。分二服，每服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熱服，食後。

陽明病濕勝自汗論

或曰：濕之與汗，陰乎陽乎？曰：西南坤土也。脾胃也，人之汗，猶天地之雨也。陰滋其濕，則為霧露為雨也。陰濕寒，下行之地氣也。汗多則亡陽，陽去則陰勝也，甚為寒中。

濕勝則音聲如從瓮中出，濕若中水也。相家有說，土音如居深瓮中，言其壅也，遠也，不出也，其為濕審矣。又知此二者，一為陰寒也。《內經》曰：氣虛則外寒，雖見熱中，蒸蒸為汗，終傳大寒。知始

專治服寒藥多，致脾胃虛弱，胃脘痛。

人參甘草益智仁縮砂仁濃朴（以上各二分）白豆蔻乾生薑澤瀉姜黃（以上各三分）黃耆陳皮（以上各七分）上件為極細末。每服三錢，水一盞，煎至半盞，溫服，食前。

和中丸

人參乾生薑橘紅（以上各一錢）乾木瓜（二錢）炙甘草（三錢）上為細末，湯浸蒸餅為丸，不進飲食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五十丸，溫水送下，食前服。

藿香安胃散

治脾胃虛弱，不進飲食，嘔吐不待腐熟。藿香丁香人參（以上各二錢五分）橘紅（五錢）上件四味為細末。每服二錢，水一大盞，生薑一片，同煎至七分，和渣冷服，食前

異功散

治脾胃虛冷，腹鳴，腹痛，自利，不思飲食。㊂人參茯苓白朮甘草橘皮（以上各五分）上為粗散。每服五錢，水二大盞，生薑三片，棗二枚，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溫服，食前。先用數服，以正其氣。

飲食傷脾論

《四十九難》曰：飲食勞倦則傷脾。又云：飲食自倍，腸胃乃傷。腸為痔。夫脾者，行胃津液，磨胃中之穀，主五味也。胃既傷，則飲食不化，口不知味，四肢倦困，心腹痞滿，兀兀欲吐而惡食，或為飧泄，或為腸，此胃傷脾亦傷明矣。大抵傷飲食，其治不同。傷飲者，無形之氣也。宜發汗，利小便，以導其濕。傷食者，有形之物也。輕則消化，或損其穀，此最為妙也，重則方可吐下。今立數方，區分類析，以列於後。

五苓散

治煩渴飲水過多，或水入即吐，心中淡淡，停濕在內，小便不利。桂（一兩）茯苓豬苓白朮（以上各一兩五錢）澤瀉（二兩五錢）上為細末。每服二錢，熱湯調服，不拘時候，服訖，多飲熱湯，有

為熱中，表虛亡陽，不任外寒，終傳寒中，多成痺寒矣。色以候天，脈以候地。形者，乃候地之陰陽也，故以脈氣候之，皆有形無形可見者也。

調衛湯

治濕勝自汗，補衛氣虛弱，表虛不任外寒。

蘇木紅花（以上各一分）豬苓（二分）麥門冬（三分）生地黃（三分）半夏（湯洗七次）生黃芩生甘草當歸梢（以上各五分）羌活（七分）麻黃根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五味子（七枚）上咀，如麻豆大。作一服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。中

風証必自汗，汗多不得重發汗，故禁麻黃而用根節也。

濕熱成痿肺金受邪論

六七月之間，濕令大行，子能令母實而熱旺，濕熱相合，而刑庚大腸，故寒涼以救之。

燥金受濕熱之邪，絕寒水生化之源，源絕則腎虧，痿厥之病大作，腰以下痿軟癱，不能動，行走不正，兩足欹側。以清燥湯主之。

清燥湯

黃連（去須）酒黃柏柴胡（以上各一分）麥門冬當歸身生地黃炙甘草豬苓曲（以上各二分）人參白茯苓上咀，如麻豆大。每服半兩，水二盞半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，空心服。

助陽和血補氣湯

治眼發後，上熱壅，白睛紅，多眵淚，無疼痛而癢澀難開。此服苦寒藥太過，而真氣不能通九竅也，故眼昏花不明，宜助陽和血補氣。

香白芷（二分）蔓荊子（三分）炙甘草當歸身（酒洗）柴胡（以上各五分）升麻防風（以上各七分）黃耆（一錢）上咀。都作一服，水一盞半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熱服，臨臥。避風

處睡，忌風寒及食冷物。

升陽湯

治大便一日三四次，澇而不多，有時泄瀉，腹中鳴，小便黃。柴胡益智仁當歸身橘皮（以上各三分）升麻（六分）甘草（二錢）

升陽氣，瀉陰火，調營氣，進飲食，助精神，寬腹中，除急情嗜臥，四肢不收，沉困懶

乾薑（炮製，三分）巴豆霜（五分）人參（去蘆）肉桂（去皮，以上各一錢）柴胡（去苗）小椒（炒去汗並閉目，去子）白朮（以上各一錢五分）濃朴（去皮，銼，炒，秋冬加七錢）酒煮苦楝白茯苓砂仁（以上各三錢）川烏頭（炮，去皮臍，四錢五分）知母（四錢，一半炒，一半酒炒。此一味，春夏所宜，秋冬去之）吳茱萸（湯洗七次，五錢）黃連（去須，秋冬減一錢五分）皂角（水洗，煨，去皮弦）紫苑（去苗，以上各六錢）

上除巴豆霜另入外，同為極細末，煉蜜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十丸，溫水送下，量虛

三棱消積丸

治傷生冷硬物，不能消化，心腹滿悶。

丁皮益智（以上各三錢）巴豆（炒，和粳，米炒焦黑去米）茴香（炒）陳皮青橘皮（以上各五錢）京三棱（炮）廣朮（炮）炒曲（以上各七錢）

上件為細末，醋打面糊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十九至二十九，溫生薑湯送下，食前。

量虛實加減。得更衣，止後服。

備急丸

治心腹百病，卒痛如錐刺，及脹滿不快，氣急並治之。

錦紋川大黃（為末）乾薑（炮，為末）巴豆（先去皮膜心，研如泥霜，出油用霜）

上件三味等分，同一處研勻，煉蜜成劑，白內杵千百下，丸如大豌豆大。夜臥溫水下一丸；如氣實者，加一丸。如卒病，不計時候服。婦人有孕不可服。如所傷飲食在胸膈間，兀兀欲吐，反覆悶亂，以物探吐去之。

神保丸

治心膈痛，腹痛，血痛，腎氣痛，脅下痛，大便不通，氣噎，宿食

不消。
木香胡椒（以上各二錢五分）巴豆（十枚，去皮油心膜，研）乾蠍（七枚）

上件四味為末，湯浸蒸餅為丸，麻子大，朱砂三錢為衣。每服五丸。如心膈痛，柿蒂、燈心湯下；如腹痛，柿蒂、煨姜煎湯下；如血痛，炒姜醋湯下；如腎氣痛、脅下痛，茴香酒下；如大便不通，蜜調檳榔末一錢下；如氣噎，木香湯下；如宿食不消，茶酒漿飲任下。

雄黃聖餅子

治一切酒食所傷，心腹滿不快。

雄黃（五錢）巴豆（一百個，去油心膜）白面（十兩，重羅過）上件三味，內除白面八、九兩，餘藥同為細末，共面和勻，用新水和作餅子，如手大，以漿水煮，煮至浮於水上，漉出，控旋看硬軟，搗作劑，丸如梧桐子大，捻作餅子。每服五、七餅子。加至十餅、十五餅，嚼破一餅，利一行，二餅利二行，茶酒任下，食前。

蠲飲枳實丸

逐飲消痰，導滯清膈。

枳實（麥炒，去穰）半夏（湯洗）陳皮（去白，以上各二兩）黑牽牛（八兩，內取頭末，三

上為細末，水煮面糊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食後生薑湯下。

感應丸

治虛中積冷，氣弱有傷，停積胃脘，不能傳化；或因氣傷冷，因飢飽食，飲酒過多，心下堅滿，兩脅脹痛，心腹大疼，霍亂吐瀉，大便頻，後重遲澀，久痢赤白，膿血相雜，米穀不消，愈而復發。又治中酒，嘔吐痰逆，惡心喜唾，頭旋，胸膈痞悶，四肢倦怠，不欲飲食。又治妊娠傷冷，新產有傷。若久有積寒，吃熱藥不效者，並悉治之。又治久病形羸，荏苒歲月，漸致虛弱，面黃肌瘦，飲食或進或退，大便或秘或泄，不拘久新積冷，並皆治之。

乾薑（炮製，一兩）南木香（去蘆）丁香（以上各一兩五錢）百草霜（二兩）肉豆蔻（去皮，三十個）巴豆（去皮心膜油，研，七十

汗出即愈。如瘰癧在裡，身發黃膽，濃煎茵陳湯調下，食前服之。如疽發渴，及中暑引飲，亦可用水調服。

論飲酒過傷

夫酒者，大熱有毒，氣味俱陽，乃無形之物也。若傷之，止當發散，汗出則愈矣；其次莫如利小便，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濕。今之酒病者，往往服酒症丸，大熱之藥下之，又有用牽牛、大黃下之者，是無形元氣受病，反下有形陰血，乖誤甚矣！酒性大熱，以傷元氣，而複重瀉之，況亦損腎水，真陰及有形陰血俱為不足，如此則陰血愈虛，真水愈弱，陽毒之熱大旺，反增其陰火，是以元氣消耗折人長命；不然，則虛損之病成矣。酒疸下之，久久為黑疸。慎不可犯。以葛花解醒湯主之。

葛花解醒湯

治飲酒太過，嘔吐痰逆，心神煩亂，胸膈痞塞，手足戰搖，飲食減少，小便不利。

蓮花青皮（去穰，三分）木香（五分）橘皮（去白）人參（去蘆）豬苓（去黑皮）白茯苓（以上各一錢五分）神曲（炒黃色）澤瀉乾生薑白朮（以上各二錢）白豆蔻仁葛花砂仁（

以上為極細末，秤和勻。每服三錢匕，白湯調下。但得微汗，酒病去矣。此蓋不得已而用之，豈可恃賴日日飲酒，此方氣味辛辣，偶因酒病服之，則不損元氣，何者？敵酒病也。

枳朮丸

治痞，消食，強胃。

枳實（麤炒黃色，去穰，一兩）白朮（二兩）

上同為極細末，荷葉裏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多用白湯下，無時。

白朮者，本意不取其食速化，但令人胃氣強，不複傷也。

橘皮枳朮丸

治老幼元氣虛弱，飲食不消，臟腑不調，心下痞悶。

枳實（麤炒，去穰）橘皮（以上各一兩）白朮（二兩）上件為細末，荷葉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溫水送下，

食遠。
夫內傷用藥之大法，所貴服之強人胃氣，令胃氣益濃，雖猛食、多食、重食而不傷，此能用食藥者也。此藥久久益胃氣，令不複致傷也。

半夏枳朮丸

治因冷食內傷。

半夏（湯洗七次，焙乾）枳實（麤炒黃色）白朮（以上各二兩）上同為極細末，荷葉裏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添服不妨，無定法。如熱湯浸蒸餅為丸亦可。

如食傷，寒熱不調，每服加上二黃九十九，白湯下。

更作一方，加澤瀉一兩為丸，有小便淋者用。

木香乾薑枳朮丸

破除寒滯氣，消寒飲食。

木香（三錢）乾薑（五錢，炮）枳實（一兩，炒）白朮（一兩五錢）上為極細末，荷葉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五十丸，溫水送下，食前。

木香人參生薑枳朮丸

開胃進食。

乾生薑（二錢五分）木香（三錢）人參（三錢五分）陳皮（四錢）枳實（一兩，炒黃）白朮（一兩五

上為細末，荷葉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五十丸，溫水送下，食前。忌飽食。

和中丸

治病久虛弱，厭厭不能食，而臟腑或秘或澹，此胃氣虛弱也。常服則和中理氣，消痰去濕，濃腸胃，進飲食。

木香（二錢五分）枳實（麤炒）炙甘草（以上各三錢五分）檳榔（四錢五分）陳皮（去白，八錢半夏（湯洗七次）濃朴（姜製，以上各一兩）白朮（一兩二錢）

上為細末，生薑自然汁浸蒸餅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五十丸，溫水送下，食前或食

上件為細末，荷葉燒飯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溫水送下，

上件為細末，醋打面糊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十九至二十九，溫生薑湯送下，食前。

上為細末，水煮面糊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九，食後生薑湯下。

三黃丸

治丈夫、婦人三焦積熱。上焦有熱，攻冲眼目赤腫，頭項腫痛，口舌生瘡；中焦有熱，心膈煩躁，不美飲食；下焦有熱，小便赤澀，大便秘結。五臟俱熱，即生癰、瘡、痍。及治五般痔疾，肛門腫痛，或下鮮血。

黃連（去蘆）黃芩（去蘆）大黃（以上各一兩）

上為細末，煉蜜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十丸，用熱水吞下；如臟腑壅實，加服丸數。小兒積熱，亦宜服之。

白朮散

治虛熱而渴。

人參（去蘆）白朮木香白茯苓（去皮）藿香葉（去土）甘草（炒，以上各一兩）乾葛（二兩）

上件為粗末。每服三錢至五錢，水一盞，煎至五分，溫服。如飲水者，多煎與之，無時如不能食而渴，潔古先師倍加葛根；如能食而渴，白虎東加人參服之。

加減平胃散

治脾胃不和，不思飲食，心腹脅肋，脹滿刺痛，口苦無味，胸滿氣短，嘔噦惡心，噫氣吞酸，面色萎黃，肌體瘦弱，怠惰嗜臥，體重節痛，常多自利，或發霍亂，及五噎、八痞、膈氣、反胃。

甘草（銼，炒，二兩）濃朴（去粗皮，姜製炒香）陳皮（去白，以上各三兩二錢）蒼朮（去粗皮，米泔浸，五兩）

上為細末。每服二錢，水一盞，入生薑三片，乾薑二枚，同煎至七分，去渣，溫服；或去薑、棗，帶熱服，空心、食前。入鹽一捻，沸湯點服亦得。常服調氣暖胃，化宿食，消痰飲，辟風寒冷濕，四時非節之氣。

如小便赤澀，加白茯苓、澤瀉；如米穀不化，食飲多傷，加枳實；如胸中氣不快，心下痞氣，加枳殼、木香；如脾胃困弱，不思飲食，加黃耆、人參；如心下痞悶，腹脹者，加濃朴，甘草減半；如遇夏，則加炒黃芩；如遇雨水濕潤時，加茯苓、澤瀉；如遇有痰涎，加半夏、陳皮；凡加時，除蒼朮、濃朴外，依例加之，如一服五錢，有

（個）杏仁（一百四十個，湯浸去皮尖，研膏）

上七味，除巴豆粉、百草霜、杏仁三味，餘四味搗為細末，卻與三味同拌，研令細，用好蠟匱和，先將蠟六兩溶化作汁，以重綿濾去渣，更以好酒一升，於銀、石器內煮蠟溶，滾數沸，傾出，候酒冷，其蠟自浮於上，取蠟秤用丸。春夏修合，用清油一兩，於銚內熬令沫散香熟，次下酒煮蠟四兩，同化作汁，就鍋內乘熱拌和前項藥末，秋冬修合，用清油一兩五錢，同煎煮熟，作汁，和匱藥末成劑，分作小錠子，以油單紙裹之，旋丸服耳。

神應丸

治因一切冷物、冷水及潼乳酪水所傷，腹痛腸鳴，米穀不化。

丁香木香（以上各二錢）巴豆杏仁百草霜乾薑（以上各五錢）黃蠟（二錢）上先將黃蠟用好醋煮去渣穢，將巴豆、杏仁同炒黑煙盡，研如泥；餘四味為細末，將黃蠟再上火，春夏入小油五錢，秋冬入小油八錢，溶開，入在杏仁、巴豆泥子內同攪，旋下丁香、木香等藥末，研勻，搓作錠子，油紙裹了旋丸用。如芥子大，每服三、五十丸，溫米飲送下，食前，日三服

白朮安胃散

治一切瀉痢，無問膿血相雜，裡急窘痛，日夜無度。又治男子小腸氣痛，及婦人臍下虛冷，並產後兒枕塊痛；亦治產後虛弱，寒熱不止者。

五味子烏梅（取肉炒乾，以上各五錢）車前子茯苓白朮（以上各一兩）米穀（三兩，去頂蒂穢，醋煮一宿，炒乾）

上為末。每服五錢，水一盞半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空心溫服。

聖餅子

治瀉痢赤白，臍腹撮痛，久不愈者。

黃丹（二錢）定粉舶上硫黃陀僧（以上各三錢）輕粉（少許）上細銼為末，入白面四錢匕，滴水 and 如指尖大，捻作餅子，陰乾。食前溫漿水磨服之，大便黑色為效。

當歸和血散

治腸下血，濕毒下血。

痰加半夏五分；如嗽，飲食減少，脈弦細，加當歸、黃耆。如脈洪大緩，加黃芩、黃連；如大便硬，加大黃三錢，芒硝二錢，先嚼麩炒桃仁爛，以藥送下。

散滯氣湯
治因憂氣結，中脘腹皮底微痛，心下痞滿，不思飲食，雖食不散，常常有痞氣。

當歸身（二分）陳皮（三分）柴胡（四分）炙甘草（一錢）半夏（一錢五分）生薑（五片）紅花（少許）

上件銼如麻豆大。都 and 一服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食前。忌濕面、

通幽湯

治幽門不通，上冲，吸門不開，噎塞，氣不得上下，治在幽門閉，大便難，此脾胃初受熱中，多有此証，名之曰下脫不通。

桃仁泥紅花（以上各一分）生地黃熟地黃（以上各五分）當歸身炙甘草升麻（以上各一錢）

上咀。都作一服，水二大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之，食前。

潤腸丸

治飲食勞倦，大便秘澀，或乾燥，閉塞不通，全不思食，及風結、血燥，皆能閉塞也。

潤燥和血疏風，自然通利也。

大黃（去皮）當歸梢羌活（以上各五錢）桃仁（湯浸，去皮尖，一兩）麻子仁（去皮取仁，一兩二錢五分）上除桃仁、麻仁另研如泥

外，搗羅為細末，煉蜜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丸，空心用白湯送下。

導氣除燥湯

治飲食勞倦，而小便閉塞不通，乃血澀致氣不通而竅澀也。

滑石（炒黃）茯苓（去皮，以上各二錢）知母（細銼，酒洗）澤瀉（以上各三錢）黃柏（去皮，四錢，酒洗）

上咀。每服半兩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空心。如急，不拘時候

川芎（四分）青皮槐花荊芥穗熟地黃白朮（以上各六分）當歸身升

麻（以上各一錢）

上件為細末。每服二、三錢，清米飲湯調下，食前。

訶梨勒丸

治休息痢，晝夜無度，腥臭不可近，臍腹撮痛，諸藥不效。

訶子（五錢，去核稱）椿根白皮（一兩）母丁香（三十個）

上為細末，醋面糊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五十丸，陳米飯湯入醋少許送下，五更，三

脾胃損在調飲食適寒溫

《十四難》曰：損其脾者，調其飲食，適其寒溫。又云：夫脾、胃、大腸、小腸、三焦、膀胱，倉廩之本，營之所居，名曰器，能化糟粕，轉味而出入者也。若飲食，熱無灼灼，寒無愴愴，寒溫中適，故氣將持，乃不致邪僻。或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所生之病，或澹泄無度，或心下痞悶，腹脅脹，口失滋味，四肢困倦，皆傷於脾胃所致而然也。腸胃為市，無物不受，無物不入，若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，一氣偏勝，亦能傷脾損胃，觀証用藥者，宜詳審焉。

脾胃（右關所主，其脈緩。）如得弦脈，風邪所傷。甘草芍藥湯、黃耆建中湯之類。或甘酸之劑，皆可用之；洪脈，熱邪所傷。三黃丸、瀉黃散、調胃承氣湯。或甘寒之劑，皆可用之；緩脈，本經太過，濕邪所傷。平胃散加白朮、茯苓，五苓散。或除濕滲淡之劑，皆可用之。澀脈，燥熱所傷。異功散加當歸，四君子東加熟地黃。或甘溫甘潤之劑，皆可用之；沉細脈，寒邪所傷。益黃散，養胃丸，理中丸，理中湯，如寒甚加附子。甘熱之劑，皆可用之。

胃風湯

治大人小兒，風冷乘虛，入客腸胃，水穀不化，泄瀉注下，腹脅虛滿，腸鳴痛；血，日夜無度，並宜服之。

人參（去蘆）白茯苓（去皮）芎藭桂（去粗皮）當歸（去苗）白芍藥白朮（以上各等

上為粗散。每服二錢，以水一大盞，入粟米數百餘粒，同煎至七分，去渣，稍熱服，空心，食前。小兒量力減之。

類，皆行陰道，而瀉陽道也；如渴，如小便不利，或閉塞不通則服，得利勿再服。

忌大咸，助火邪而瀉腎水真陰；及大辛味，蒜、韭、五辣、醋、大料物、官桂、乾薑之類，皆傷元氣。

若服升沉之藥，先一日將理，次日腹空服，服畢更宜將理十日；先三日尤甚，不然則反害也。

夫諸病四時用藥之法，不問所病，或溫或涼，或熱或寒，如春時有疾，於所用藥內加清涼風藥；夏月有疾，加大寒之藥；秋月有疾，加溫氣藥；冬月有疾，加大熱之藥，是不絕生化之源也。錢仲陽醫小兒，深得此理。《內經》：必先噦氣，母伐天和，是為至治。又曰：無違時，無伐化。又曰：無伐生生之氣。皆此常道也。用藥之法，若反其常道，而變生異証，則當從權施治。假令病患飲酒，或過食寒，或過食熱，皆可以增病。如此，則以權衡應變治之。權變之藥，豈可常用乎。

攝養

忌浴當風汗當風。須以手摩汗孔合，方許見風，必無中風中寒之疾。遇卒風暴寒，衣服不能御者，則宜爭努周身之氣以當之，氣弱不能御者病。

如衣薄而氣短，則添衣，於無風處居止；氣尚短，則以沸湯一碗熏其口鼻，即不短也。

如久居高屋，或天寒陰濕所遏，令氣短者，亦如前法熏之。

如居周密小室，或大熱而處寒涼氣短，則出就風日。凡氣短，皆宜食滋味湯飲，令胃調和。

或大熱能食而渴，喜寒飲，當從權以飲之，然不可耽嗜。如冬寒喜熱物，亦依時暫食。

睡不安，則宜少食；飽而睡不安，則少行坐。

遇天氣變更，風寒陰晦，宜預避之。大抵宜溫暖，避風寒，省語，少勞役為上。

遠欲

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？以隋侯之珠，彈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，

丁香茱萸湯

治胃虛嘔噦吐逆，膈咽不通。

乾生薑黃柏（以上各二分）丁香炙甘草柴胡橘皮半夏（以上各五分）升麻（七分）吳茱萸草豆蔻黃耆人參（以上各一錢）當歸身（一錢五分）蒼朮（二錢）

上件銚如麻豆大。每服半兩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食前。忌冷物。

草豆蔻丸

治脾胃虛而心火乘之，不能滋榮上焦元氣，遇冬腎與膀胱之寒水旺時，子能令母實，致肺金大腸相輔而來克心乘脾胃，此大複其仇也。經云：大勝必大複。故皮毛血脈分肉之間，元氣已絕於外，又大寒大燥二氣並乘之，則苦惡風寒，耳鳴，及腰背相引胸中而痛，鼻息不通，不聞香臭，額寒腦痛，目時眩，目不欲開。腹中為寒水反乘，痰唾沃沫，食入反出，腹中常痛，及心胃痛，脅下急縮，有時而痛，腹不能努，大便多瀉而少秘，下氣不絕，或腸鳴，此脾胃虛之極也。胸中氣亂，心煩不安，而為霍亂之漸。膈咽不通，噎塞，極則有聲，喘喝閉塞。或日陽中，或暖房內稍緩，口吸風寒則複作。四肢厥逆，身體沉重，不能轉側，頭不可以回顧，小便澀而時躁。此藥主秋冬寒涼大複氣之藥也。

澤瀉（一分，小便數減半）柴胡（二分或四分，須詳脅痛多少用）神曲姜黃（以上各四分）當歸身生甘草熟甘草青皮（以上各六分）桃仁（湯洗，去皮尖，七分）白僵蠶吳茱萸（湯洗去苦烈味，焙乾）益智仁黃耆陳皮人參（以上各八分）半夏（一錢，湯洗七次）草豆蔻仁（一錢四分，面裹燒，面熟為度，去皮用仁）麥面（炒黃，一錢五分）

上件一十八味同為細末，桃仁另研如泥，再同細末一處研勻，湯浸蒸餅為丸，如梧桐子大。每服三五十丸，熟白湯送下，旋斟酌多少。神聖複氣湯

治複氣乘冬，足太陽寒氣，足少陰腎水之旺。子能令母實，手太陰肺實，反來侮土，火木受邪。腰背胸膈閉塞，疼痛，善噎，口中涎，

何取之輕而棄之重耶！

殘軀六十有五，耳目半失於視聽，百脈沸騰而煩心，身如眾派漂流，瞑目則魂如浪去，神氣衰於前日，飲食減於曩時，但應人事，病皆彌甚，以己之所有，豈止隋侯之珠哉！安於淡薄，少思寡欲，省語以養氣，不妄作勞以養形，虛心以維神，壽夭得失，安之於數，得喪既輕，血氣自然諧和，邪無所容，病安增劇？苟能持此，亦庶幾於道，可謂得其真趣矣。

省言箴

氣乃神之祖，精乃氣之子。氣者，精神之根蒂也。大矣哉！積氣以成精，積精以全神，必清必靜，御之以道，可以為天人矣。有道者能之，予何人哉，切宜省言而已。

脾胃論後序

金元李東垣

後序

黃帝著《內經》，其憂天下後世，可謂濃且至矣，秦越人述《難經》以証之。傷寒為病最大，仲景廣而論之，為萬世法。至於內傷脾胃之病，諸書雖有其說，略而未詳，我東垣先生，作《內外傷辨》《脾胃論》以補之。先生嘗閱《內經》所論，四時皆以養胃氣為本，宗氣之道，納穀為寶。蓋飲食入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於脾，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，沖和百脈，頭養神明，利關節，通九竅，滋志意者也。或因飲食失節，起居不時，妄作勞役，及喜怒悲愉，傷胃之元氣，使營運之氣減削，不能輸精皮毛經絡，故諸邪乘虛而入，則痰動於體，而成痼疾，致真氣彌然而內消也。病之所起，初受熱中，心火乘脾，未傳寒中，腎水反來侮土，乃立國中末三治，及君臣佐使之製，經禁病禁時禁之則，使學人知此病，用此藥，因心會通，溯流得源，遠溯軒岐，吻合無間。善乎！魯齊先生之言曰：東垣先生之學，醫之王道也！觀此書則可見矣。

至元丙子三月上巳日門生羅天益謹序

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中華醫書局第一版

目中泣，鼻中流濁涕不止，或如肉，不聞香臭，咳嗽痰沫，上熱如火，下寒如冰。頭作陣痛，目中流火，視物不明，耳鳴耳聾，頭並口鼻，或惡風寒，喜日陽，夜臥不安，常覺痰涎，膈咽不通，口失味，兩脅縮急而痛，牙齒動搖，不能嚼物，陰汗出，前陰冷，行步軟側，起居艱難，掌中寒，風痺麻木，小便數而晝多夜頻，而欠，氣短喘喝，少氣不足以息，卒遺失無度。婦人白帶，陰戶中大痛，牽心而痛，黧黑失色；男子控辜牽心腹，陰陰而痛，面如赭色，食少，大小便不調，煩心霍亂，逆氣裡急而腹，皮色白，後出餘氣，腹不能努，或腸鳴，膝下筋急，肩胛大痛，此皆寒水來複，火土之雜也。

黑附子（炮裏，去皮臍）乾薑（炮，為末，以上各三分）防風（銚如豆大）鬱李仁（湯浸去皮尖，另研如泥）人參（以上各五分）當歸身（酒洗，六分）半夏（湯泡七次）升麻（銚，以上各七分）甘草（銚）本（以上各八分）柴胡（銚如豆大）羌活（銚如豆大，以上各一錢）白葵花（五朵，去心細剪入）上件藥都一服，水五盞，煎至二盞，入：橘皮（五分）草豆蔻仁（面裹燒熟，去皮）黃耆（以上各一錢）上件入在內，再煎至一盞，再入下項藥：

生地黃（二分酒洗）黃柏（酒浸）黃連（酒浸）枳殼（以上各三分）以上四味，預一日另用新水浸，又以：

細辛（二分）川芎（細末）蔓荊子（以上各三分）預一日用新水半大盞，分作二處浸。此三味並黃柏等煎正藥作一大盞，不去渣，入此浸者藥，再上火煎至一大盞，去渣，稍熱服，空心。又能治嚙頰、嚙唇、嚙舌，舌根強硬等証，如神。忌肉湯，宜食肉，不助經絡中火邪也。大抵腎並膀胱經中有寒，元氣不足者，皆宜服之。

脾胃將理法
白粥、粳米、綠豆、小豆、鹽豉之類，皆淡滲利小便，且小便數不可更利，況大瀉陽氣，反行陰道。切禁濕面，如食之覺快，勿禁。藥中不可服澤瀉、豬苓、茯苓、燈心、琥珀、通草、木通、滑石之